

永樂大典

卷六千五百八十
四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八十四

十八陽

梁武帝二十三

資治通鑑太清三年春正月丁巳朔柳仲禮自新亭徙營大桁會大將軍繁軍
 迷失道比及青塘北少利翻夜已過半立柵未合侯景望見之亞帥銳卒攻繁
 通上未翻仲禮曰半繁使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胤以舟師截其後我
 其渡非之路叔胤畏懦不敢進遂敗景乘勝入繁營左右軍繁避賊繁不動叱
 子弟力戰遂與子兄及三弟助警構從弟皆戰死從子月翻親戚死者數百
 人史古韋榮忠勇仲禮方食投箸被甲與其麾下百騎馳往救之著竹助
 則被皮義翻騎牙牙翻與景戰於青塘大破之斬首數百級沈淮水死者
 千餘人並持林相仲禮補將及景濟色月翻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
 中肩為陷于潭支伯仁雷作支化仁行即亮翻下同中月仲禮以救
 況也賊聚稍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得免仲禮被重傷會稽人惠籍吮瘡
 斷血刺七亦翻被皮義翻騎阻閉翻况但充翻故得不死自是景不敢復
 濟南岸後狄又翻下不復險後同仲禮亦氣索于原石翻不復言戰矣邵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八十四

陵王綸後放散卒解後上綸敗走見上卷上年與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
 連新淦公大成等自東道並至注古信翻庚申列營于衍南亦推柳仲禮
 為大都督大連大臨之弟也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兵朝直連朝兵意
 憤發疾庚申卒古其曰梁中紀作乙丑今後大清紀與略故事尚書官不
 以為贈上痛惜兵持贈尚書右僕射切實管見朱武無正心之學甘受保
 人而杜絕志謀未身所以後君心意者入于五腹之任希明矣之四也居
 之地而六居之是小人在高位以柔邪順其君者也明表六五之名其明
 既傷矣故柔邪之人得自其幽隱以入其說不由顯明以通命也言人于
 在顯見其交之深矣其心既盡然後能行之于外出門庭也不不得其心
 其能無悟邪國家之敗常必由之商之康來泰之高漢之恭願朱之并屠
 之林甫產托楊國志如一轍也而其君受之重之死而悲之亦莫不然表
 惟乾剛之君至正至明然後先此患矣甲子湘東世子方等及王僧辯軍
 至考其曰梁中紀作戊辰今既大崩紀戊辰封山侯正表以北徐州降東
 魏東魏徐州刺史高歸彥遣兵赴之歸彥徵之族弟也己巳太子還居
 永福省永福省在禁中自宋以來太子居之以其福國於有水也高州刺
 史李遷仕五代志高宗解朱直高州天門太守樊文皎將援兵萬餘人至

永樂大典

卷六五八四

城下臺城與後軍信命久絕有羊車兒獻策作紙鴨以誘賊賊亦信命也今俗謂之紙鴨鴨曰且之翻繫以長繩寫於內放以從風莫遠衆軍題云侍賜選後軍賞銀百兩太子自出太極殿前東西北風縱之賊怪之以爲厭勝射而下之獻於備翻射而亦翻後軍募人能入城送啓者鄧陽世子嗣左右李朗請先受鞭詐爲得罪叛投賊因得入城城中方知援兵四集舉城賊謀上以謂爲直閣將軍賜金遣之胡緣鍾山之後宵行晝伏積日乃達癸未鄧陽世子嗣永安侯確莊鐵羊鴉仁柳敬禮李遣任樊文皎將兵度淮攻東府前棚焚之侯景退衆軍營於青溪之東遣任文皎帥銳卒五千獨進帥諸曰半深入所向摧靡至孤首橋東橋在青溪上孤首孤首亦人謂之笑白景將宋子仙伏兵擊之將即走翻下同文皎戰死遣任遣選敬禮仲禮之弟也仲禮神情傲狠陵蔑諸將郡陵上綸每日執鞭至門亦移時弟見兄却行見主帥執鞭以爲禮恨尸壘翻由是與綸及臨城公大連深相仇怨大連又與永安侯確有隙永安侯確在漢原縣順中陽去元年更名永安縣晉屬平陽郡江左僑立而河東郡併僑立永安縣屬州注入見前諸軍互相猜阻莫有戰心後軍初至建康士民扶老攜幼以侯之纒過淮即縱兵剽掠到且妙翻由是士民失望賊中有謀應官軍者聞之亦

永樂大典卷六千五百八十四

二

止史言臺城覆陷之由上顯貴以壽陽降東魏侯景命王顯貴守壽陽見上卷上年臨賀上記室吳郡顧野王起兵討侯景二月己丑引兵來至初臺城之隙也公卿以食爲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萬斛收諸府歲錢帛五十萬億並聚德陽堂置酒飲而不備薪芻魚鹽至是壞尚書省爲薪撤薦到以飼馬薦盡又食以飯薦以粟積爲之所以積薪壞尚書省食並拜吏翻軍士無膳廢戶皆翻餓也又肉食者或糞糞重鼠捕雀而食之皆可翻御甘露厨有乾苔味酸鹹分給戰士釋氏謂營膳之所曰甘露厨所乾音干音生於海其形如髮春二三月間海人採取之成餅上嘗中出而曬之令乾商人多食之軍人屠馬於殿省間雜以人肉食者必病侯景衆亦飢抄掠無所獲抄是又翻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東城即東府城後軍斷其路斷音短又聞荊州兵將至景甚患之王偉曰今臺城不可猝後援兵日盛吾軍乏食若僞求和以緩其勢東城之米足支一年因求和之際運米入石頭後兵必不得動然後休士息馬繕脩器械伺其懈急擊之一舉可取也同相大翻景從之遣其將任約于子悅至城下拜表求和乞復先鎮將即走翻任音壬先鎮謂壽陽時已降齊矣太子以城中窮困白上請許之上怒曰和不如死太子固請曰侯景圍逼已久援軍相仗不

戰伏海兩湖宜且許其和更為後圖上遲回久之乃曰汝自圖之勿令取
笑千載遂報許之太子明疑范桃林之未降而信侯景之請和何其昧也
我子更期景乞割江右四州之地江右四州南豫西豫合州九州并求宣
城王利器出送然後濟江中領軍傅岐固爭曰豈有賊舉兵圍宮闕而更
與之和乎此特欲却後軍耳戎狄獸心必不可信且宣城嫡嗣之重國命
所繫豈可為質梁之智士唯傳此一人而已質者放下同上乃以利器之
弟石城公大欵為侍中出質於景又教諸軍不得後進後狄人解下詔曰
善兵不戰止戈為武可以景為大丞相都督江西四州諸軍事豫州牧河
南王如故己亥設壇於西華門外遣僕射王克上甲侯詔吏部郎蕭瑗相
帝室也封上甲侯宋白曰江州德安縣水蒲塘場晉建興初始以為郡領
尋陽上甲柴桑九江等縣義熙中以尋陽入柴桑上甲入彭澤瑗之何翻
又七可翻與于子悅任約王偉登壇共盟太子瞻事柳津出西華門景出
闕門遙相對更殺牲歃血為盟更上衛鞅之甲翻既盟而景長圍不解
專修鎧仗雖可支翻託云無船不得即發又云恐南軍見驢後軍時皆屯
秦淮南岸故謂之南軍遣石城公還臺求宣城王出送邀求稍廣了無去
志太子知其詐言猶羈縻不絕詔懿之孫也庚子前南兗州刺史南康王

水樂大典卷六千五百八十四

三

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邁西昌侯世子或眾合三萬至于馬印洲
馬印洲蓋即今王家沙老鶴嘴一帶 考吳白米中紀作了本今從大清
紀典略與略云至于琅邪今從大清紀梁中紀 按齊置琅邪郡於江東
瀟洲上即前所謂今王家沙地景慮其自白下而上 時掌翻洛云請北
軍聚還南岸以地望言之馬印洲在臺城之北故云北軍南岸即渭秦淮
南岸不爾妨臣濟江太子即勸會理自白下城移軍江津苑 考吳白米中
紀作爾事苑今從太清紀與略退恢之子也辛丑以邵陵王綸為司空都
陽王範為征北將軍柳仲禮為侍中尚書右僕射景以于子悅任約傅士
愬皆為儀同三司愬與昔同夏侯謠為豫州刺史 補通翻董紹先為東
徐州刺史徐思玉為北徐州刺史王偉為散騎常侍 志重翻時女年翻
上以偉為侍中己卯景又落曰適有西岸信至 大江西岸即歷陽高澄已
得壽陽鍾離臣今無所投足求借廣陵并絳州侯侍壽陽即奉還朝廷又
云後軍既在南岸湏於京口度江太子並答許之癸卯大赦庚戌景又啓
曰永安侯確直闕趙威方頻隔柵見詔云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破汝己
召侯及威方入即當引路 古引兵就路還北治古侯翻又許侯翻上遣吏
部尚書張紇召確辛亥以確為廣州刺史威方為荊州太守 紇古丁信

守子人雖確累啓固辭不入上不許確先遣威方入城因欲南奔唯是城
向奔則江二鎮郡陵王綸注謂確曰圍城既久壁上憂危臣子之情切於
湯火故欲且盟而遣之更中後計威命已次何得拒違時臺使周石珍來
宮主書左法生在綸所使陳大朝下問確謂之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
長圍意可見也今召僕入城何益於事石珍曰教旨如此那那得辭確意
尚堅綸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爲我斬之乃于內相持其首去伯超揮刃
將確仍視其朝日拜跪也曰伯超識君侯刀不識也確乃流涕入城景凡
所請上父子無不從求以却其攻乃所以遂其攻也上常蔬食及圍城日
久上厨蔬茹皆絕乃食雜子胡實嘗見古之時會歡會進人矣聖人教之
爾嘗仰濟則爲民除患而已固以利權爲一爲能爲二爲實客三爲克君
之危其用會歡亦猶用水火土水金穀通可則止此爲之教戒以善備澤
亦之入野羅之殺則以時養神胎天靈策射有別有禁日天子至於庶人
祭享燕食皆爲之度數會于飲食則雖煖亦大姓飽涼秋之心暴珍土物
則雖大位殺通被誅死之刑聖人之爲是其愛物之心可見矣所爲者則
地堪熟煎桂酪臨饋贈之亦猶芻金舍土斷不治殺各當其理以備萬
物之用自仁智靈之則爲我成輔相之道自不仁不智者觀之則如釋氏

永樂大典卷六千五百八十四

物我同命之說此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上古列聖開物成務因感以
濟百姓不使不殺至不知愛物哉而其歸至於鳳儀爲歌舞魚鼈成居
反不可勝用亦可思其故矣自佛氏以不殺爲教謂大豕牛羊皆吾宿世
之祖考眷屬也而行之莫善於梁武其心本必不非矣先帝周孔以爲不
慈不慈也臨御垂五十年梁武殺牲以奉養亦廟賓宴不復血食果有報
應福利者固作靈長臣志于孝既亂不作考考無期斯爲驗矣乃一切不
然禍亂既興太平之民百萬之衆十喪八九子孫其父弟及其兄叔姪皆
內相圖至盡人既如此物產亦不得其所然則向者茹蔬不殺之陰功果
何在耶且佛道以無生爲至其教本爲一大事一大事者生死是也武中
壯強從軍以及老耳猶不惜死土之理被圍受辱辱辱餘於食肉破戒前
功皆廢則焉若厥初慎擇正道安義守理之爲善乎佛學者生民之大害
也梁武行事始天啓之使破戒昭著以警後來歟不然何其清躬苦行教
尚寬恤而不殺若報也觀梁武本本尚不知佛學之非入從而爲之說以
自新焉則亦不知之何矣綸因使者楚通上難子數百枚上難子數百枚上
手自料簡什音斬敵敵喫咽敵音在敵許饒射人音希喫古音湘東王
緝軍於鄖州之武城水經注武口水上通安陸之楚頭向至武城入大江

永樂大典

卷六五八四

吳舊屯所在別州。界盡北。至今之汝武口即其地。湘州刺史河東王粲軍於青草湖。水經注。湖水自沮漳口西北。迤邐石山西北。對青草湖。沈穆曰。青草湖一石已丘湖。北湖。南瀟湘。東納滄水。之水自昔與湖。是稱。按二湖之內。南石青草。北石湖。中石沙洲。湖也。所謂青草湖也。信州刺史桂陽王德軍於西峽口。五代志。已東都。築置信州。唐之夔州也。水經注。江水自巴東。東復。縣東。迤邐。峽。斯乃三峽首也。峽中。有置。黃。二。離。七。到。相。託。云。侯。四。方。援。兵。淹。留。不。進。中。記。坐。參。軍。蕭。賈。骨。鯁。士。也。以。釋。不。平。下。心。非。之。嘗。與。釋。雙。六。食。子。未。下。賈。曰。殿。下。都。無。下。意。雙。六。亦。博。之。一。第。續。事。始。云。陳。思。王。製。雙。六。局。置。於。子。二。唐。本。有。葉。子。之。戲。遂。加。至。六。戰。國。策。曰。博。之。所。以。貴。者。貴。則。食。不。便。則。止。可。以。食。子。而。未。下。者。難。取。其。使。否。之。貴。因。其。未。下。借。雙。六。以。試。其。不。下。殺。石。父。釋。深。術。之。及。得。上。救。釋。欲。旋。師。賈。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未。及。度。江。童。子。能。斬。之。矣。必。不。為。也。大。王。以。十。萬。之。衆。未。見。賊。而。退。柰。何。釋。不。悅。未。幾。因。事。殺。之。矣。石。父。謝。鮑。之。孫。也。東。魏。河。內。氏。四。千。餘。家。以。魏。北。徐。州。刺。史。司。馬。裔。其。鄉。里。也。相。帥。歸。之。仲。孫。曰。平。下。同。丞。相。恭。欲。封。裔。裔。固。辭。曰。士。大。夫。逃。歸。皇。化。豈。能。帥。之。賈。義。士。以。求。榮。非。所。願。也。孫。周。書。裔。引。為。是。之。後。引。為。

水經大輿卷六千五百八十四

氏。水。河。內。溫。人。魏。李。武。西。遷。裔。始。歸。鄉。主。於。溫。城。起。義。附。西。魏。與。東。魏。交。戰。頗。有。克。獲。後。河。內。郡。守。李。加。持。節。平。末。將。軍。北。徐。州。刺。史。仲。孫。曰。平。侯。景。運。東。府。未。入。石。頭。既。畢。王。偉。聞。荆。州。軍。退。謂。加。東。上。璋。執。持。之。援。軍。雖。多。不。相。統。壹。乃。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圍。守。宮。闕。逼。辱。妃。主。殘。穢。宗。廟。推。王。之。髮。不。足。數。罪。且。史。既。稱。賈。之。言。推。後。之。說。代。傳。謝。鮑。所。有。翻。今。日。持。此。欲。安。所。容。身。乎。背。盟。而。捷。自。古。多。矣。昔。蕭。林。謝。顧。且。觀。其。變。臨。賀。王。正。德。亦。謂。景。曰。大。功。垂。就。豈。可。弃。去。景。遂。上。啓。陳。帝。十。失。且。曰。臣。方。事。廢。違。所。以。肩。陳。謹。直。昔。昔。皇。陛。下。榮。飾。虛。誕。慈。聞。實。錄。上。竹。字。翻。也。馬。路。翻。以。秋。怪。為。嘉。禎。秋。於。補。翻。也。自。以。天。譴。為。無。咎。敦。演。六。藝。非。擴。前。儒。王。莽。之。法。也。以。鐵。為。貨。輕。重。無。常。公。孫。之。制。也。漢。公。孫。述。據。蜀。用。鐵。錢。彌。羊。鑄。印。朝。章。都。推。更。始。趙。倫。之。化。也。漢。史。始。置。錢。官。府。大。安。為。之。語。可。謂。不。足。狗。尾。續。狗。直。進。朝。史。上。衛。朝。豫。章。以。所。天。為。血。誓。先。一。百。五。十。卷。晉。通。六。年。邵。陵。以。父。存。而。冠。布。事。見。同。上。冠。古。此。翻。人。如。字。石。虎。之。風。也。石。虎。父。子。事。見。晉。成。中。紀。修。建。浮。圖。百。度。康。賈。使。四。民。餼。餼。羊。融。姚。興。之。代。也。羊。融。事。傳。事。見。漢。獻。中。紀。姚。興。事。傳。事。見。晉。安。中。紀。羊。在。各。朝。又。言。建。

永樂大典

卷六五八四

康宮室崇侈陛下唯與主書參斷萬機政以肅成諸閣豪盛衆僧殿實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斷下詔翻好中到翻吐言止於輕薄賦詠不出乘中乘中凡詩劇曲風道教之計也郡陵所在殘破湘東群下貪縱南康定襄之屬皆沐微而冠耳而康上會理中子續之子將就廢後定襄懷德而十五傳之子時錄准倫本無而冠用漢書語親為孫姓位則藩屏在却雖至臣百日誰肯勤王此而靈長未之有也昔鬻拳兵諫王卒改善在傳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故之以兵懼而從之乎子世翻今日之舉獲美罪乎後扶人翻伏願陛下小懲大戒引易大傳之吉指斥其失故謹納忠使臣無再舉之憂陛下無嬰城之辱則萬姓幸甚上覽啓且慙且怒言皆指實而無如之何有慙怒而已三月丙辰朔立壇於太極殿前告天地以景遠盟舉烽鼓譟初開城之日男女十餘萬探甲者二萬餘人考其曰而文作三萬今從其略被圍既久人多身腫氣急氣急上氣喘急也後史長翻死者什八九乘城者不滿四十人率皆羸喘橫尸滿路不可殮埋羸倫馬翻喘喘自危翻座於計翻爛汁滿溝而衆心猶望外援鄒仲禮唯聚妓妾置酒作樂鼓吹舞射諸將日往請戰仲禮不許安南侯駿說郡陵王綸曰旣成屠翻考其曰其略云綸已下或說鄒仲禮如此今從其清紀城

永樂大典卷六千五百八十四

六

危如此而都督不救若萬一不虞殿下何顏自立於世今宜分軍為三道出賊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綸不從鄒津登城謂仲禮曰汝君父在難難力不能竭力百世之後謂汝為何仲禮亦不以為意上問策於津對曰陛下有郡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平考其曰其略云鄒仲禮故兄解謂仲禮曰天下事勢如此何不自取富貴仲禮曰兄今若為取之得曰正當望營不戰使賊平臺城日天子徐而縱兵既破之後復換天子今諸侯也仲禮納之後景龍先城則人情皆去後軍自散仲禮安能帥以破景仲禮聞望不出自為主傷而懼耳非用解計也今從太清紀及南史人清紀云景龍先登臺門樓與之語入道以金自是以後開營不戰與略云景龍以金謀亦不迫詎今不取戊午南康王會理與羊鴉仁趙伯超等進營於東府城北約夜度軍既而鴉仁等曉猶未至景龍覺之營未立景使宋子仙擊之趙伯超望風逃走東山之敗古或湖則之敗及此特之敗皆趙伯超為之也會理等兵大敗戰及溺死者五千人將欲收其首於闕下以示城中景又使于悅求和上使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景實無去志謂浚曰今天時方熱軍未可動乞且留京師立効浚發憤責之景不對橫刀叱之示將從浚之浚曰負恩忘義違背盟盟且往劫胡固天地

千乘中北在平末今從大法北柳仲禮召諸將議之時即亮朝邵陵王綸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禮執視不對裝之高王僧辯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宮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一言諸軍乃隨方各散言諸軍各隨所去之方散去之南兖州刺史臨成公大連按地志康承書大連封臨城縣公自東揚州入後還會稽參考通鑑前後州書皆然北魏以來揚州屬南兖州當置南兖州刺史而康王會理東揚州刺史大連公大連王傳寫之南康王會理東揚州刺史十字湘東世子方等邵陽世子嗣北兖州刺史湘潭侯退亦當書北兖州刺史及康侯故前書第二州刺史湘潭侯退五代志則山郡有湘潭吳郡太守袁君正晉陵太守陵經等各還本鎮君正弟之子也平中建康東市以解表見亮位至台司邵陵王綸奔會稽今上外州仲禮及弟敬禮羊鴉仁王僧辯趙伯超並開營降降下江州下軍士莫不歎憤仲禮等入城先拜景而後見上上見僧通朝下見父司上不與言仲禮見父津津慟哭曰汝非我子何勞相見湘東王綸使全威將軍會稽王琳送米二十萬石以饋軍至姑孰聞臺城陷流米於江而還沈林和景命燒臺內積尸病篤未絕者未絕謂猶有餘也者亦聚而焚之庚午詔征鎮牧守可復本任景留柳敬禮羊鴉

永樂大典卷五百八十四

仁而遣柳仲禮歸司州王僧辯歸竟陵王僧辯得歸竟陵高祖末王僧用之以十侯未取本初臨賀王正德與景約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宮及城開正德帥衆揮刀欲入仲禮曰平景先使其徒守門故正德不果入景更以正德為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舊職正德入見上上上則朝見贊有朝拜且泣上曰歎其泣矣何嗟及矣詩中各有獲之辭張方朝戰者泣而不止也讀如秦郡陽平盱眙三郡皆降景先約曰晉武帝公秋風為秦國中系亂其民南流舟石室王重色本為縣西漢屬臨淮郡後漢屬廣陵國晉惠帝中與元子以臨淮淮使三堂邑郡安中改堂邑為奉郡五代志曰江蘇郡六合縣舊曰射代五奉郡又有安宜縣景正德平景改陽平為北澹州改秦郡為西兖州東徐州刺史湛海珍北青州刺史王奉伯五代志東海郡懷仁縣景正德南北二青州下郡郡亦置奉徐州考吳見北青州與略作南兖州今從大連北並以地降東魏青州刺史明少遐山陽太守蕭鄒奔城走五代志海州懷仁縣景正德南北二青州江都郡山陽郡景正德上陽郡考吳曰漢紀在四月今從大連北東魏據其地侯景以儀同三司蕭邕為南徐州刺史代西昌侯淵藻鎮京口又遣其將徐相攻晉陵將帥亮朝陸經以郡降之初上以河東王譽為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

永樂大典

卷六五八四

川山鹿忠武公劉豐生建策堰洧水以灌之五代志列方郡長澤縣後臨
置開縣及山鹿縣水經洧水上河而各縣西南為頂山東南過長社縣
北堰於有胡城多崩頽岳悉眾分休迭進言分兵為十數部中休則已進
乙休則再進丙休則丁進至於休休則甲復進矣又嘗得書休丙應者不
勝其勞之王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城中泉涌懸釜而炊太師奉
遣大將軍趙資督東南諸州兵救之自長社以北皆為陂澤兵至穰穰即
據城不得前東魏使善射者乘大艦臨城射之後魏書射之而亦射下
射致日城垂陷燕郡景惠公慕容紹宗與劉豐生臨堰視之燕國有勳見
東北塵起同入艦坐避之俄而暴風至遠近悔冥纜斷船徑向城墮後
撤胡城上人以長鈎牽船弓弩亂發紹宗赴水溺死後魏書豐生游上
向土山浮水而行曰游上時字胡城上人射殺之甲辰東魏進大將軍
勃海王澄位相國封齊王加殊禮後魏書今澄實非不名入朝不趨鈔履上殿
丁未澄入朝于鄴固辭不許澄召將佐密議之皆勸澄宜膺朝命後魏書
胡獨散騎常侍陳元康以為未可澄由是嫌之在暹乃薦陸元規為大行
臺郎以分元康之權湘東王暉之入援也令所督諸州皆發兵雍州刺
史岳陽王譽遣府司馬劉方貴將兵出漢口後魏書岳陽郡漢陽縣宋置華山郡唐併

永樂大典卷六五八四

十

召譽使自行營不從方貴潛與輝相知謀襲襄陽未發會營以它事召方
 貴方貴以為謀泄遂據樊城拒命營遣軍攻之輝厚資遣張纘使赴鎮纘
 至大堤後魏書流約至華山郡治大堤五代志襄陽郡漢陽縣宋置華山郡唐併
 漢南入宜城縣九城志宜城在襄州南九十里後魏書曰宋武帝嘗至城之
 大堤為城公孫治是也營已拔樊城斬方貴纘至襄陽營推遷未去但以
 城西白馬寺處之後魏書營猶總軍府之政聞臺城陷遂不受代助防
 杜岸給纘曰觀岳陽勢不容使君不如且往西山以避禍西山謂嵩山以西
十唐縣嵩山之結待支胡岸既襄陽豪族兄弟九人皆以驍勇著名杜氏
兄弟高本疑其蘇岸蘇氏初安凡九人號安光胡纘乃與岸結盟著婦人
衣著沙略胡乘青布與逃入西山營使岸將兵追擒之纘乞為沙門更名
法纘營許之後魏書胡乘公兄弟於湘東西山身了十而國更二胡胡
荆州長史王冲等上牋於湘東王暉請以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主
盟上盟者上諸若之盟釋不許丙辰又請以司空主盟亦不許上雖外為
侯景所制而內甚不平景欲以宋子仙為司空上曰調和陰陽安用此物
三公變理陰陽言宋子仙非其人也景又請以其黨二人為使殿主帥宋
景中諸殿皆有上神杜佑曰九子使殿者皆非正人之處人曰使殿殿例

之則殺帥所報朝上不許景不能強推其心甚憐之太子入泣諫上曰誰令汝來若社稷有靈猶當克復如其不然何事流涕景使其軍士入直省中或驅驢馬帶弓刀出入宮庭上怪而問之直閣將軍周石珍對曰侯丞相甲士上大怒叱石珍曰是侯景何謂丞相左右皆懼是後上所求多不遂志飲膳亦為所裁節憂憤成疾太子以幼子大圓屬湘東王緝之欲朝託也并剪爪髮以寄之五月丙辰上卧淨居殿口苦索蜜不得上各朝再曰荷荷而下可朝遂殂年八十六景秘不發喪遺殯於昭陽殿侯景時居昭陽殿迎太子於永福省使如常人朝朝且送朝王偉陳慶皆侍太子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殿外文武皆莫之知胡亥管見君子有古賢才勇圖將君子孫才強將大梁武子孫比數十人獨昭明仁孝而早死其孫大器孫孫確志氣自立餘皆凶惡貪穢性利是皆無復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是走秋不如而禽獸之類耳傳守承平尚不足恃况國已潰矣能復興乎所文至痛在心而不敢哭希大利于逆賊且生死之柄侯景握之猶欲求奉以位為悅其識趣如此而梁武以國中大事付之且其見識不斷更給不捨居亡取辱無所不至使其知祭世子有為子之道亦知所以自為矣嘗劉繼姚佛念之不知何足悲耶趙完璧源安南又論曰梁

永樂大典卷六千五百八十四

武時建侯景家遺寬福始用湯武之師終濟唐虞之業及據國錄至歷代年則建禮樂教尚儒雅自江左以來年踰二百文物之盛獨美丁茲而留心祖至忘情于戚游於釋教絕於典刑帝紀不止悖逆萌生反噬擊孤皆自子弟履者希哉乎至亂亡自古微鼠之君多以復嗣失之未有自己得復過長社城杜佑曰許州長葛縣故長社城上思政所守也其在古朝矣思讓朝後伏又朝陳元康言於大將軍澄曰王自輔政以來未有殊功雖破侯景本非外賊大清七年高澄輔政以平破侯景今潁川陸陷願王自以為功澄從之戊寅自將步騎十萬攻長社將即克朝許守等親臨作堰堰三決澄怒推負上者及囊并塞之推上出朝卷志朝親辛巳發高祖喪中朝二十六年而後發喪升梓宮於太極殿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侯景出建朝堂分兵守衛至日昭陽殿出也朝堂朝堂蓋在太極殿左右朝直建朝壬午詔北人在南為奴婢者皆免之所免萬計景或更加超權冀收其力高祖之末建康士民服食器用爭尚豪華糧無半年之儲常資四方委輸也見曰漢有三輔委輸官守委輸者七死以仰之也曰輸則官平聲信所送之物曰輸則官去聲委輸之委亦去聲自景作亂道路斷絕

數月之間人至相食猶不免餓死者百無一二金陵記明崇禎之時戶
二十八萬而石鐘城東至悅陽南至石子岡北通揚山南北各四十里侯
景之亂至子陳時中外人物不遠來齊之平黃賊豪族皆自出採招招音
多本不固播種而生曰招填委溝壑不可勝紀蘇音升癸未景遣儀同三
司朱亮入宛陵宛陵縣漢屬昔揚輝曾分爲宣城郡治新五代志宣城縣
治宣城縣舊曰宛陵宣城太守楊白華誘而斬之甲申景遣其將李賢明
攻之不克華傳曰花誘音而竹即亮朝下同考吳曰無在四月今從
之清化景又遣中軍侯子堅入吳郡中軍中軍都督也以相公蘇單于爲
吳郡太守單于遣儀同宋子仙等將兵東屯錢塘新城戍主戴僧遊拒
之御史中丞沈浚避難東歸蘇乃至吳興太守張暉與之合謀舉兵
討景暉殺之子也暉石陰細張殺賊齊來今侯景死於鄂州東揚州刺史
臨城公大連亦據州不受景命五代志會稽縣吳置東揚州景號令所行
唯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魏詔太和中人改姓者皆優其舊改姓見
一百四十卷齊明帝建武二年六月丙戌以南康王會理爲侍中司空考
吳曰景此作戊戌今從大清紀丁亥立宣城王大器爲皇太子考吳曰大
清紀云七日本從景中紀及吳中初侯將使太常卿南陽劉之邁授臨賀

水樂大典卷六十五百四

十二

王正德重綬之邁剃髮僧服而逃之通長子細更斯也嗣後有到地計
細之邁博學能文嘗爲湘東王繹長史將歸江陵繹素嫉其才己丑之邁
至夏口繹害遂藥殺之夏而自爲誌銘厚其賻贈時壬辰封
皇子大心爲壽陽王大款爲江陵王大臨爲南海王大連爲南郡王大春
爲安陸王大成爲山陽王大封爲宜都王考吳曰大清紀吳時王與立大
子同日今從景中紀長社城中無鹽人病擊腫舉呂綠細死者什八九大
風從西北起吹水入城城壞東魏大將軍澄令城中曰有能生致王大將
軍者封侯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送左右皆斬大清元年西魏使王思政
大將軍故以攝之王思政帥衆據土山東魏土山以攻潁川思政率而
陳之帥讀曰半告之曰吾力屈計窮唯當以死謝國因仰天大哭西向再
拜欲自刎以粉細都督駱訓曰公常語訓等中汝齋我頭出降
降戶江細非但得富貴亦完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令和志亮細公獨不
求士卒之死乎衆共執之不得引決澄遣通直散騎趙彥深執土山遺以
白羽扇遺于彥執手中意牽之以下澄不令拜延而禮之思政初入潁
川將士八千人皆即亮細下內及城陷纔三千人卒無叛者考子細朝澄
悉散配其將卒於遠方改潁州爲鄴州按魏志潁州本治長社魏改鄴

永樂大典

卷六五八四

州使治頓陰賊頓許昌頓川陽程都禮遇思政甚重西閣祭酒盧潛曰侯
齊之制三帥二大三公各置東西兩路酒二大大司馬大將軍台思政不
能死節何足可重澄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乃是更得一王思政潛度世之
曹孫也盧度世事魏太武帝初思政也襄城欲以長社為行臺治所遣使
者魏仲啓陳於太師泰侯疏文朝并致書於浙州刺史崔猷魏扶志浙州
頓陰陽水陽南上洛浙陽國部土代志浙陽郡西魏置浙州唐志鄆州內
郡縣本浙陽郡治猷復書曰襄城控帶京洛定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秀
相應接頓川既鄰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頓兵襄
城為行臺之所頓川置州遣良將鎮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魏所置頓
為入政朝縱有不虞豈能為患仲見泰具以咨開其以思政所請在猷所
報二者皆合開也泰令依猷策思政固請且約賊水攻期年期滿曰陸
攻三年之內朝廷不煩赴救泰乃許之及長社不守泰深悔之猷孝芬之
子也直孝芬為高歡所殺子猷入關事見一百五十六卷十九通六年侯
景之南叛也事見一百六十六卷元年丞相恭恐東魏復取景所部地使扶
人朝使諸將分守諸城及潁川陷恭以諸城道路阻絕皆令拔軍還又言
宇文泰不求廢地之名而善計利害之實上甲侯韶自建康出奔江陵稱

永樂大典卷六千五百八十四

十五

受高祖密詔徵兵考吳曰吳中地正五月今從大清紀以湘東王繹為侍
中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自餘藩鎮並加位號宋子仙圓
戴僧透不克丙午吳盜陸績等考吳曰吳略作戊午陸績今從大清紀而
大起兵襲吳郡殺蘇單于推前淮南太守文成侯寧為主臨賀王正德
怨侯景賣已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遠得其書癸丑縊殺正德
於馬湖又於計湖考吳曰吳略五月正德元年從大清紀而吳景以儀
同三司郭元建為尚書僕射北道行臺總江北諸軍事鎮新蔡舊吳郡
於六合新蔡即秦郢也前文帝之廢也元建自秦郡徙還諫景此可證也
封元羅等諸元十餘人皆為王考吳曰元清紀在八月二十八日今從吳
景愛永安侯確之勇常寘左右邵陵王綸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也
必形斷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正恨未得其便卿還啓家正勿以確為念
景與確遊鍾山引弓射鳥因欲射景射而亦斷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
吳曰大清紀確死在九月今從吳略湘東王繹娶徐孝嗣孫女為妃生世
子方等妃配而姤又多失行行下五朝下儀行繹二三年一至其室妃
聞繹當至以繹目眇為半面粧以待之繹怒而出故方等亦無寵及自建
康還江陵繹見其御軍和整始數其能入告徐妃妃不對垂泣而退繹怒

永樂大典

卷六五八四

疏其穢行勝于大關方等見之益懼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驍勇得士心繹將討侯景遣使督其糧衆疑先期使致大相下問譽曰各自軍府何忽謀人使者三返譽不與方等請討之繹乃以少子安南侯方矩爲湘州刺史使方等將精卒二萬送之少子安南侯方矩即亮嗣 考吳曰大清紀云初上遣諮議參軍周弘直往湘州報可未上譽云景侯既滅復滅今欲遣荆川兵力使汝東往但使諸藩有一人能匡國難苟無所措恐對弘直橫扶云身始至鎮百度俱關征伐之任使未能行又遣舍人虞預至譽所以周弘直還知汝不能自出師吾今使長驅唐魯還望三湘六程以固資給譽人推起意色殊憤上又遣錄事參軍劉放往推宣旨於岳陽王譽曰周舟楫足東惟懼伏闕少湘州有未已於譽求非都精兵必能分遣行留之計爾自擇之譽答曰兵馬善行所須非敢或微襄陽形勝之地直可雙在殺出謂雅州別駕魏玄成曰觀殿下許色曹無且後之意抑是股肱所寄可相毗贊都答曰樊沔衛安王 州基人情號勇山川險固若其推誠守侯多言致曰本論東討去任德送義吳西伯非敢聞命於是相繼二策成亂謀矣是月上遣世子方等往湘州具陳軍國之計誠方等曰吾迎景遣使往湘並未相齊處今故令汝至彼必望中吾意若能相隨不可留上沖

永樂大典卷六五八四

十四

權知州事譽遂不受命潛圖構逆此皆蕭詵爲元帝隱忍飾辭耳今從承言南史方等將行謂所親曰是行也吾必死之死得其所吾復美恨方等不死於救臺城之時而死於侯湘州之日可謂得其死也復又翻侯景以趙威方爲豫章太守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遣軍拒之擒威方繫州獄威方逃還建康湘東世子方等軍至麻溪株水經流麻溪水口在麻湘縣北對口成南河東王譽將七千人擊之方等軍敗溺死 考伏朝安南侯方矩收餘衆還江陵湘東王繹無威容繹寵姬王氏生子方諸王氏卒繹疑徐妃爲之故去身殺之適令自殺妃赴井死葬以庶人禮不聽諸子制服又王和東猜薄西江督護陳霸先欲起兵討侯景景使人誘廣州刺史元景仲許奉以爲主元景仲 繹之子 晉通六年又子歸未時晉日景仲由是附景因圖霸先霸先知之與成州刺史王懷明等集兵南海五代志 考信都系置成州南海郡即廣州治所馳檄以討景仲曰元景仲與賊合從使子容朝朝廷遣曲陽侯勃爲刺史軍已頓朝亭 繹遣元曰廣州賊衆北三十里有朝臺晉射他因里作臺北面朝漢圓臺千步直前百丈頂上三社後連環因遠遙曲折州坐并拜名曰朝臺朝臺直連朝景仲所部聞之皆奔景仲而散秋七月甲寅景仲繼於閣下 繹於朝臺 霸先迎定州刺史

蕭勃鎮廣州前高州刺史蕭裕欽之弟也五代志高州縣志蕭五高州蕭勃
 凡一百五十七卷大同元年與其諸弟肩綉始興等十郡攻監衡州事敗
 陽顯傳音百監工御顯下月顯與勃使蕭先救之悉擒裕等考其見
 大清紀蕭裕在八月今從保言勃因以蕭先監始興郡事湘東王緝遣
 竟陵太守王僧辯信州刺史東海鮑泉擊湘州分給兵糧刻日就道僧辯
 以竟陵部下未盡至欲俟衆集然後行與泉入白緝求申期中重也重為
 期日緝疑僧辯觀望衆劔勵聲曰卿憚行拒命欲同賊邪今日唯有死耳
 因斫僧辯中其左臂十寸中悶絕久之方蘇即送獄泉震怖不敢言傳
 音布如僧辯母徒行流涕入謝自陳無訓緝意解賜以良藥故得不死丁
 卯鮑泉獨將兵伐湘州傳即鮑泉考其曰大清紀作八月或者八日受
 丁卯乃行也陸緝等競為暴掠吳人不附宋子仙自錢塘旋軍擊之考
 宋子仙攻賊僧造也錢塘壬戌緝奔城奔海鹽吳北日海鹽本石大原郡
 泰以高縣屬吳郡今屬嘉興府在府東南八十里子仙復據吳郡後北
 戊辰侯景置吳州於吳郡以安陸王大春為刺史庚午以南康王會
 理兼尚書令考其曰大清紀在八月二十六日今從典略鄒陽王範聞建
 康不守戒嚴欲入僚佐或說之曰今魏人已據壽陽大王移足則虜騎必

宋樂大典卷六千五百十四

十五

窺合肥前賊未平後城失守或曰大將將若之何如待四方兵
 集使良將將精卒赴之將即毛下月進不失勤王退可固本根範乃止
 會東魏大將軍澄遣西兗州刺史李伯穆適合肥又使魏收為書諭範範
 方謀討侯景藉東魏為援乃帥戰士二萬出東關以合州輸伯穆考其曰
 考并遣諮議劉靈謙送二子勳廣為質于東魏以乞師考其曰
 皆自效範地濡湏以待上游之軍遣世子嗣將千餘人守安樂橋考其曰
 古範州之橋以安樂名之然其地險峻入先蒙重此子中沐血枕戈之時
 以安樂名橋非石也考其曰上游諸軍皆不下範糧乏采葢稗菱稿以自
 給或曰與范州自秋雖氣寒本軍又渴之憂旬或入中心生白雲謂之欲水
 其軍中有其者謂之芙蓉主使持實乃非胡也本也傳道言胡者似范
 其實大渴而無動廣至鄴東魏人竟不為出師考其曰範進退無計
 別孤藏之軍不足以制侯景遂則公肥已為東魏人所據乃沂流西上考其曰
 考其曰軍于樞陽樞陽縣屬淮江縣晉自五代志同安郡同安縣其曰樞
 陽并置樞陽縣考其曰樞陽古曰樞七各謂景出也姑執範將衆之悌以衆降之考其曰
 戶江州之悌之高之弟也東魏大將軍澄詣鄴辭爵位殊禮且請立太子
 澄謂濟陰王暉業曰比讀何書暉業曰教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考其曰

伊霍輔少主。曹馬。果四。七。濟。子。信。翻。比。毗。主。翻。數。所。南。船。傳。直。德。離。八。月。
甲中朔。侯景遣其中軍都督侯子鑿等擊吳興。已亥。鮑泉軍于石埭。李
河東王譽運戰而敗。辛丑。又敗于橫洲。晏公。顏。晏。曰。橫洲在長沙西南四
十里。湘江中。四洲。橫洲其一也。水經注。沅水東。連龍陽縣之沅洲。洲長二
十里。去。丹。陽。太。守。李。衡。植。楸。於。其。上。臨。死。勅。其。子。曰。吾。州。里。有。木。奴。十。頭。
不。食。水。食。或。謂。千。石。今。洲。上。猶。有。遺。積。余。按。沅。洲。乃。橫。洲。非。橫。洲。水。經。注。
人。云。湘。水。北。過。臨。湘。縣。西。又。北。過。南。津。城。西。而。對。橫。洲。北。則。是。也。顏。晏。亦
指。此。張。舜。民。御。行。錄。橫。洲。東。對。潭。州。城。戰。及。溺。死。者。萬。餘。人。溺。奴。秋。朝。舉
退。保。長。沙。泉。引。軍。圍。之。辛卯。東魏立皇子長仁為太子。勃海支婁王澄
以其弟太原公洋次長。次。長。言。於。長。弟。澄。居。長。而。洋。次。之。長。竹。七。翻。意
常。忌。之。洋。深。自。晦。匿。言。不。出。口。常。自。貶。退。與。澄。言。無。不。順。從。澄。輕。之。常。曰。
此人亦得富貴相。書亦何可解。相。是。先。朝。古。之。古。來。許。負。皆。世。現。人。之。皆
法。收。晚。以。如。古。凶。責。賊。有。指。書。傳。於。世。解。尸。買。翻。洋。為。其。夫。人。趙。郡。李。氏。
營。服。玩。小。佳。馬。子。偽。翻。下。為。兩。月。澄。擄。奪。取。之。夫。人。或。志。未。與。志。於。避。翻。
洋。笑。曰。此。物。猶。應。可。求。况。須。何。容。吝。惜。須。者。意。所。欲。求。也。澄。或。愧。不。取。
洋。即。受。之。亦。無。飾。讓。每。退。朝。還。第。所。直。連。朝。輒。閉。閣。靜。坐。雖。對。妻。子。能。竟

永樂大典卷六千五百八十四

十六

日不言。或時袒跣奔躍。夫人問其故。洋曰。為爾漫戲。漫。戲。言。漫。爾。作。戲。其
實。蓋。欲。習。勞。也。澄。獲。徐。州。刺。史。蘭。欽。子。京。以。為。屠。奴。蘭。欽。任。京。為。徐。州。州
文。考。吳。曰。陳。九。康。傳。作。前。因。成。今。從。北。齊。中。紀。欽。請。贖。之。不。許。京。屢。自
訴。澄。杖。之。曰。更。新。當。殺。汝。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澄。在。鄴。居。北。城。東。柏。堂。
嬰。球。邪。公。主。球。邪。公。主。事。始。元。一。百。五。十。九。卷。大。同。十。一。年。欲。其。往。來。無
間。開。古。見。翻。侍。衛。者。常。遣。出。外。辛卯。澄。與。散。騎。常。侍。陳。元。康。吏。部。尚。書。侍
中。楊。愔。黃。門。侍。郎。在。李。舒。屏。左。右。謀。受。魏。禪。情。於。今。翻。屏。必。邪。翻。署。擬。百
官。蘭。京。進。食。澄。却。之。謂。諸。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當。急。殺。之。京。聞。之。真。刀
盤。下。胃。言。進。食。澄。怒。曰。我。未。索。食。京。上。各。翻。水。也。何。為。遽。來。京。揮。刀。曰。來
殺。汝。澄。自。投。傷。足。入。于。牀。下。賊。去。床。執。之。去。各。翻。惜。狼。狽。走。遺。一。靴。靴。
持。大。朝。李。舒。屋。于。廁。中。元。康。以。身。蔽。澄。與。賊。爭。刀。被。傷。腸。出。賊。及。其。下
內。奉。直。王。紘。胃。刃。擊。賊。斃。莫。舍。樂。關。死。時。變。起。倉。猝。內。外。震。駭。太。原。公。洋
在。城。東。雙。堂。聞。之。顏色。不。變。指。揮。部。分。分。伏。州。城。入。討。群。賊。斬。而。衛。之。賊
力。先。翻。到。切。其。肉。也。徐。出。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內。外。莫。不。驚。異。
洋。素。自。稱。臣。今。遇。變。而。不。為。之。變。故。皆。驚。而。與。之。洋。秘。不。發。喪。所。更。管。元
高。歡。身。月。天。石。平。動。百。戰。變。家。為。國。澄。為。世。子。以。月。色。之。故。與。伯。其。父。亮

永樂大典 卷六五八四

子而稱。其父自病遂名事魏主。恭謹以終其身。而登不承先志。肆為侈慢。歐而幽之。忠孝俱亡。天理所不貸也。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苟曰無以承之。賜奴之刀。何緣而至哉。陳元康手書辭母口占使功曹參軍祖璉作書陳便宜。璉得辭。至夜而卒。洋礦之第中詐云出使。使璉文。虛除元康中書令。并抄陳元康死所。亦所以顯安人墳。以二去為領左右都督。葛基之子也。上卷九一百五十六卷中大通六年。勳貴以重兵皆在并州。勳洋早如晉陽。洋從之夜。召大將軍督護太原唐邕。使部分將士鎮遏四方。余扶州。邕支配須臾而畢。大分也。此。錄也。支配。猶今人言云。此。洋由是重之。癸巳。洋諷東魏主以立太子。大赦。此。建儲大赦。以安爾京之黨心。懷反側者。澄死。問漸露。東魏主竊謂左右曰。大將軍今死。似是天意。威權當復歸帝室矣。後。扶人。下。可使。同。洋留太尉高岳。太保高隆之。開府儀同三司。司馬子如。侍中楊愔。守鄴。餘勳貴皆自隨。甲午。入謁東魏主於昭陽殿。從甲士八千人。登階者二百餘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令主者傳奏曰。臣有家事。須詣晉陽。主者上。則。後。者。也。再拜而出。東魏主失色。目送之曰。此人又似不相容朕。不知死在何日。晉陽諸臣宿將。素輕洋。及至大會文武。神彩英暢。言辭敏洽。衆皆大驚。晉陽文武之驚。洋。即。城。內。外。也。澄。政。

令有不便者。洋皆改之。高隆之司馬子如等。惡度支尚書崔暹。暹為路。暹及在李舒過。慈鞭二百徒遣。二人。未。為。登。所。親。任。故。隆。之。子。慈。之。侯。景。以。宋。子。仙。為。司。徒。郭。子。建。為。尚。書。左。僕。射。與。領。軍。任。約。等。四。十。人。並。開。府。儀。同。三。司。仍。詔。自。今。開。府。儀。同。不。須。更。加。將。軍。某。則。雖。三。公。亦。加。作。軍。號。今。開。府。儀。同。三。司。亦。不。加。是。後。開。府。儀。同。至。多。不。可。復。記。矣。鄴。陽。王。範。自。縱。陽。遣。信。告。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大。心。遣。信。邀。之。範。引。兵。詣。江。州。大。心。以。澄。城。處。之。一。後。不。再。推。為。範。與。大。心。互。相。猜。忌。張。大。心。與。吳。興。兵。力。寡。弱。張。暉。書。生。不。開。軍。旅。也。武。勸。暉。勸。袁。君。正。以。郡。迎。候。子。鑿。暉。數。曰。袁。氏。世。濟。忠。貞。袁。氏。自。叔。至。顯。榮。及。此。皆。以。忠。貞。著。節。不。意。君。正。一。旦。隳。之。吾。豈。不。知。吳。郡。既。沒。吳。興。勢。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貳。耳。九。月。癸。丑。朔。子。鑿。軍。至。吳。興。暉。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鑿。執。送。建。康。侯。景。嘉。其。守。節。欲。活。之。暉。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今。日。速。死。為。幸。景。猶。欲。全。其。一。子。暉。曰。吾。一。門。已。在。鬼。錄。魏。大。中。書。曰。魏。其。姓。石。已。為。鬼。錄。藉。也。不。就。爾。庸。求。思。景。怒。盡。殺。之。張。某。聞。門。死。其。以。宜。其。父。叔。君。之。魂。血。祀。絕。矣。胡。安。管。見。梁。武。非。有。仁。義。禮。樂。之。化。以。因。結。人。心。也。其。子。姓。無。不。叛。之。而。張。暉。一。書。主。所。事。城。之。景。以。不。能。匡。復。朝。廷。為。

永樂大典

卷六五八四

耻。我不辨賊。賊即而死。則為人守土之道得矣。古人一飯之恩必報。况封
符南面。事榮祿而主其兵人者。豈苟非其義。重於生則必不能。嗚呼。無勇
于古矣。并殺沈浚。沈浚實俱景之時。死如歸。其後與張煥起兵。直望上
都。河東王譽告急於岳陽王。營留諮議參軍濟陽蔡大寶守襄陽。帥眾
二萬騎二千伐江陵。以救湘州。濟子禮。禮帥諸日。率騎奇奇。湘東王繹
大懼。遣左右就獄中。問計於王僧辯。僧辯具陳方略。繹乃赦之。以為城中
都督。乙卯。營至江陵。作十三營以攻之。會大雨。平地水深四尺。式夜。繹
營軍氣沮。道。在古。繹與新興太守杜府有舊。漢中。建安十二年。省雲
中。定襄。五原。朔方。四郡。郡。立一縣。合為新興。郡。屬并州。晉。江左。僑。立於。則州
界。嶺。定。襄。廣。牧。于。縣。五代志。南。郡。安。興。縣。置。廣。牧。定。襄。縣。唐。省。安。興。縣
入江陵。則新興。則州。所。統。矣。何。待。繹。以。舊。好。家。遂。前。故。且。前。雖。帶。新興
太守。實。從。軍。在。襄。陽。也。前。士。力。劉。容。遂。之。乙。丑。前。與。兄。皮。弟。幼。安。兄。子
龍。各。帥。所。部。降。于。繹。及。繹。龍。苦。金。繹。降。之。江。州。岸。請。以。五。百。騎。襲
陽。晝。夜。兼。行。去。襄。陽。三十里。城中。覺。之。蔡。大。寶。奉。營。母。襲。保。林。保。林。官。中
女。官。自。漢。以。來。有。之。顧。師。古。曰。保。安。也。古。其。可。安。表。如。林。也。齊。高。中。建。元
三年。太子。宮。置。三。內。職。良。娣。比。間。國。侯。保。林。比。五。等。侯。才。人。比。對。馬。都。脫

永樂大典卷六千五百八十四

十八

登城拒戰。營聞之夜。遁。奔糧。食金帛。鎧仗於澧水。不可勝紀。繹可。其。帥。了
度。曰。建。紀。僅。切。水。石。出。而。解。下。則。軍。北。百。里。有。澧。水。上。即。比。水。也。張。士
升。張。績。病。足。營。載。以。隨。軍。及。敗。走。守。者。怒。為。追。兵。所。及。殺。之。奔。尸。而。去。者
異。曰。大。唐。紀。云。營。使。制。文。徽。績。曰。吾。蒙。制。廷。不。世。之。榮。又。荷。相。東。上。國。士
之。眷。不。日。雖。死。義。無。操。筆。及。軍。敗。將。殺。之。績。曰。若。使。而。解。必。張。比。賊。將。亡
吾。雖。死。無。所。恨。遂。殺。之。奔。尸。於。江。陵。北。湖。又。云。諸。將。並。欲。追。上。以。如。子。之
情。情。所。不。忍。曰。彼。不。應。來。而。來。明。其。為。逆。我。應。逐。不。追。見。我。之。勢。比。蓋。亦
蕭。詔。之。庶。矣。今。從。南。文。營。至。襄。陽。岸。奔。廣。平。依。其。兄。南。陽。太。守。獻。晉。澧。江
南。僑。立。廣。平。郡。於。襄。陽。宋。以。廣。平。郡。之。新。陽。縣。為。其。土。水。經。注。古。新。陽
縣。在。新。野。縣。西。蘇。與。蘇。同。魚。蘇。湘。東。王。繹。以。鮑。泉。圍。長。沙。久。不。克。怒。之
以。平。南。將。軍。王。僧。辯。代。為。都。督。數。泉。十。罪。數。所。具。繹。命。舍。人。羅。重。懼。與。僧
辯。偕。行。至。直。龍。泉。聞。僧。辯。來。愕。然。曰。得。王。竟。陵。來。助。我。賊。不。足。平。拂。席
待。之。僧。辯。入。背。泉。而。坐。其。弟。林。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鎮。卿。時。下
言。於。所。相。傳。公。故。曰。今。旨。卿。勿。以。故。意。見。期。使。重。懼。宣。令。鎮。之。林。側。泉。為
啓。自。申。中。明。七。理。也。且。謝。淹。緩。之。罪。繹。怒。解。遂。釋。之。冬。十。月。癸。未。朔。東
魏。以。開。府。儀。同。三。司。潘。相。樂。為。司。空。初。歷。陽。太。守。莊。鐵。帥。衆。歸。尋。陽。王。大

心鐵歸大心。見一百六十一卷。大清二年。時漢曰。大心以為豫章內史。鐵至郡。即叛。推觀寧侯永為主。永範之弟也。丁酉。鐵引兵襲尋陽。大心遣其將徐嗣徽逆擊破之。鐵走至建昌。建昌縣。漢和中永元十六年。分海昏。之屬。豫章郡。元遠將軍常構邀擊之。鐵失其母弟。妻子單騎還南昌。南昌漢舊縣。豫章郡治所。大心遣構將兵追討之。宋子仙自吳郡趣錢塘。劉神茂自吳興趣富陽。前武州刺史富陽孫國恩以城降之。是也。晉謝降戶。江州下。十一月乙卯。葬武帝于脩陵。考吳曰。大清紀云。十四日。梓宮。于脩陵。今從。宋書。廟號高祖。百濟遣使人貢。使。陳。史。謝。見城。關。荒地。北。都。郵。謝。毀。也。異。於。蘇。朱。毛。見。曰。昔。宋。請。之。而。宋。哭。於。端。門。端。門。臺。城。上。而。門。之。中。門。侯。景。怒。錄。送。莊。嚴。寺。蘇。何。九。故。也。莊。嚴。寺。造。建。康。南。郊。埋。不。聽。出。壬戌。宋子仙。急攻錢塘。戴僧邁降之。岳陽王啓使將軍薛暉攻廣平。拔之。獲杜岸。送襄陽。啓拔其舌。鞭其面。支解而烹之。又發其祖父墓。焚其骸。而揚之。以其頭為漆。統啓既與湘東王。詳為敵。恐不能自存。遣使求援於魏。請為附庸。蘇康。或曰。附庸。以國事用於大國也。丞相泰令東閣祭酒。蔡權。使於襄陽。詳使司州刺史柳仲禮。鎮竟陵。以圖啓。啓懼。遣其妃王氏及世子。蔡為質於魏。泰。力。公。謝。實。昔。故。丞相。泰。欲。經。略。江。漢。以。開。府。儀。同。三。

水經大輿卷六十五百八十四

九

司楊忠。蘇。曾。三。荆。等。十五州諸軍事。鎮穰城。仲禮至安陸。安陸太守柳騫以城降之。騫。音。倫。仲禮留長史馬岫。與其弟子禮守之。帥眾一萬。趣襄陽。泰遣楊忠及行臺僕射長孫儉。將兵擊仲禮。以救啓。馬。西。魏。因。俗。而。作。張。本。宋子仙。乘勝度浙江。至會稽。會。上。水。都。邵。陵。王。綸。聞。錢。塘。已。敗。出。奔。鄱陽。考。吳。曰。南。史。云。宋。上。皆。州。綸。出。城。公。大。連。惟。傳。言。已。乃。開。之。綸。覽。之。乃。去。今。從。其。略。鄱陽內史。開建侯。蕃。以兵拒之。五代志。開建縣。屬。熙。平。縣。隋。以。熙。平。縣。為。連。州。範。進。擊。蕃。破。之。範。音。作。綸。魏。揚。忠。將。至。義。陽。太。守。馬。伯。符。以。下。澁。城。降。之。五。代。志。漢。東。郡。唐。城。縣。後。魏。曰。派。西。置。義。陽。郡。西。魏。改。派。西。為。下。澁。杜。佑。曰。下。澁。城。在。漢。東。郡。襄。陽。縣。東。南。百。餘。里。九。域。志。唐。城。在。隨。州。西。北。八。十。五。里。左。傳。楚。人。徐。道。來。澁。營。半。臨。隨。即。此。澁。水。澁。音。古。制。寫。細。字。林。杜。和。細。忠。以。伯。符。為。鄉。導。細。音。伯。符。岫。之。子。也。南。郡。王。大。連。為。東。揚。州。刺。史。時。會。稽。豐。沃。勝。兵。數。萬。會。上。水。都。勝。音。升。糧。仗。山。積。東。土。人。憊。侯。景。殘。虐。咸。樂。為。用。樂。音。亦。而。大。連。朝。夕。酣。飲。不。恤。軍。事。司。馬。東。陽。留。異。凶。狡。殘。暴。為。眾。所。患。大。連。悉。以。軍。事。委。之。十。二。月。庚。寅。宋。子。仙。攻。會。稽。大。連。弃。城。走。異。奔。還。鄉。里。尋。以。其。眾。降。於。子。仙。大。連。欲。奔。鄱。陽。異。為。子。仙。鄉。導。追。及。大。連。於。信。安。漢。書。中。內。平。二。年。分。大。宋。立。新。安。縣。晉。武。

帝大康元年。史名作安。五代志。東陽郡信陽縣有江山。即今江山縣也。宋
白曰。信安縣。漢太不縣地。漢不為新安。晉為信安。唐為衢州治所。唐心
信安之南川為江山縣。考異曰。與略云十二月庚子朔。擒大連。按是月
壬午朔。今從太清紀。執送建康。帝聞之。引惟自藏。掩袂而泣。不意見其子
之俘也。於是三吳盡沒於景公。侯在會稽者。俱南度嶺。景以留異為東
陽太守。為復留異。後宋陽張本收其妻子為質。景以留異為東
刺史彭樂為司徒。邵陵王綸進至九江。尋陽王大心以江州讓之。綸不受。
引兵西上。時守嶺。始興太守陳霸先。結郡中豪傑。欲討侯景。郡人侯安
都張德等。各帥眾千餘人歸之。德。新在嶺。人舍才。霸先遣主帥杜僧明
將二千人。頓於嶺上。人度嶺也。時。所嶺。將。即。廣州刺史蕭勃遣人
止之。曰。侯景驍雄。天下無敵。其。望。前。前者援軍十萬。士馬精強。猶不能
克。爾。仲。君。君以區區之眾。將何所之。如聞嶺北王侯。又皆鼎沸。親尋
干戈。謂。嶺。三州。以君疎外。詎可暗投。景曰。日月之珠。在元之。景
以。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而。相。向。者。無。因。而。至。前。也。未。若。且。留。始。興。
連。張。聲。勢。保。泰。山。之。安。也。霸先曰。僕荷國恩。往聞侯景度江。即欲赴援。遭
值元簡。梗我中道。下。可。元。簡。謂。元。景。仲。及。簡。俗。也。今。京。都。覆。沒。君。辱

臣死。誰敢愛命。君侯體則皇枝。若。勅。或。中。使。弟。吳。平。侯。禹。之。子。故。云。然。任
重。方。岳。遣。僕。一。軍。猶。賢。乎。已。蕭。黃。子。已。用。孔。子。語。已。止。也。此。古。猶。勝。乎。止
而不。遣。軍。也。乃。更。止。之。乎。乃。遣。使。問。道。詣。江。陵。受。湘。東。王。繹。節。度。使。繹。更
朝。問。古。見。朝。朝。實。管。先。舉。大。事。者。必。守。理。仗。義。以。正。其。始。于。時。景。詐。告
繹。陳。霸。先。既。已。立功。嶺。外。成。名。昭。著。欲。治。侯。景。者。當。自。為。一。軍。勿。有。所。屬。
還。將。練。士。出。此。嶺。北。列。侯。景。罪。惡。及。宗。社。危。亡。諸。侯。辱。我。不。肯。赴。難。如。此
則。志。且。義。士。雲。合。景。從。下。章。江。越。彭。越。直。趨。建。康。精。誠。上。格。天。理。在。我。矣。
論。評。紀。登。諸。士。各。負。不。孝。之。罪。安。敢。抗。謝。哉。何。必。遣。使。江。陵。受。其。節。度。心
雖。勤。王。連。張。聲。勢。此。謀。慮。弗。臧。不知。理。義。之。過。也。未。可。惜。哉。時。南。康。王。豪
蔡。路。養。起。兵。據。郡。勅。乃。以。腹。心。譚。世。遠。為。曲。江。令。曲。江。縣。漢。屬。桂。陽。郡。吳
有。始。興。郡。唐。為。桂。州。與。路。養。相。結。同。還。霸。先。為。陳。霸。先。破。蔡。路。養。路。養。魏
楊。忠。拔。隨。郡。執。太守。桓。和。王。代。志。漢。東。郡。隨。縣。葛。五。隨。郡。東。魏。使。金。門。公
潘。樂。等。將。兵。五。萬。襲。司。州。刺史。夏。侯。強。降。之。於是。東。魏。盡。有。淮。南。之。地。人
清。二。年。東。魏。使。中。衛。略。江。淮。之。北。至。是。方。盡。有。淮。南。之。地。

史。始。釋。文。載。非。結。切。斷。也。畏。懼。乃。非。切。人。乃。非。切。畏。懼。而。懼。切。也。著。道
傷。切。起。著。稍。中。屬。或。作。製。通。俗。文。曰。羊。文。八。者。謂。之。稍。惠。許。在。句。切。吮

永樂大典

卷六五八四

五馬韓之屬。初以百家而濟。因號百濟。都於居後城。亦曰固麻城。秦力
 么切。浙江音熱切。說文。泗水東至會稽。上陰為浙江。澁城。澁水之城。在
 我陽。今系未也。趙完壁源委。析。初。即。友。攝。音。爵。臨。上。木。也。儒。音。軟。叱。音。
 東。反。可。也。級。音。志。斫。音。的。瘡。海。也。惠。音。結。石。也。吮。口。救。也。數。音。類。厭。樓。
 也。鄙。音。莫。推。靡。推。到。也。靡。音。莫。隈。也。夷。莫。結。反。無。也。剽。掠。下。音。亮。奴。音。
 也。窮。利。偶。反。可。羊。也。壞。毀。也。膜。音。特。乾。苔。音。苔。音。台。羊。石。繕。音。膳。治。也。相。
 仗。去。聲。爭。士。聲。躡。音。身。臨。也。諸。音。指。詒。音。滿。反。馬。也。給。音。反。駟。音。息。
 反。楚。音。同。上。鷄。通。也。愷。音。快。峽。音。狹。街。音。咸。已。全。在。心。奈何。如何。音。
 或。背。音。佩。弄。也。謹。直。也。誕。音。但。妻。也。六。藝。六。經。也。以。鐵。為。貨。音。通。四。年。
 大。始。鑄。鐵。錢。公。孫。漢。王。莽。不。公。孫。述。據。蜀。鑄。錢。後。為。光。武。所。滅。爛。羊。
 鑄。印。音。沒。漢。書。劉。吉。傳。云。而。陽。諸。將。立。自。為。帝。改。元。更。始。古。光。武。換。元。
 也。素。儒。弱。群。小。丑。逆。此。五。指。勝。大。危。人。之。暴。骨。者。也。又。音。書。趙。王。倫。傳。
 倫。宣。帝。第。九。子。也。廢。惠。帝。自。立。諸。宦。皆。超。階。越。次。至。於。所。從。亦。加。爵。位。
 全。銀。治。錢。不。給。於。印。故。有。白。版。之。侯。君子。私。服。其。章。豫。章。帝。第。二。子。也。
 石。隄。封。為。豫。章。王。事。凡。音。通。六。年。邵。陵。帝。第。六。子。也。石。倫。封。為。邵。陵。王。
 其事。亦。具。音。通。六。年。石。虎。音。音。我。紀。虎。字。季。龍。勳。之。從。子。也。其。太子。遂。

永樂大典卷六五八四

二十三

謀。逆。陳。立。次。子。宜。為。太子。人。謀。為。逆。陳。之。虎。曰。吾。欲。以。純。反。三。射。先。吾。
 賜。鐵。籠。故。生。凶。子。兒。年。二。十。餘。使。欲。殺。公。耶。風。風。化。也。浮。圖。塔。也。罕。融。
 罕。制。格。反。姓。也。按。後。漢。獻。帝。興。平。二。年。云。罕。融。為。下。邳。捕。人。起。浮。屠。胡。
 謀。人。請。佛。經。招。致。者。郡。奸。佛。者。至。五。十。餘。人。責。以。巨。萬。計。姚。興。見。首。姚。
 萇。子。也。西。音。末。據。關。中。任。音。音。我。紀。興。敬。事。胡。僧。鳩。摩。羅。什。沙。門。自。遠。
 而至。者。五。十。餘。人。起。佛。圖。立。波。若。臺。沙。門。主。得。者。恒。有。千。數。賄。音。悔。聞。
 音。卷。宦。者。桑。中。詩。新。圖。以。扇。石。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
 世。族。在。任。相。竊。其。妻。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其。詩。三。章。其。末。皆。
 曰。期。我。手。桑。中。要。我。手。上。字。送。我。手。琪。之。上。矣。湘。東。石。鐸。帝。第。七。子。也。
 封。為。湘。東。王。即。元。帝。也。藩。屏。音。餅。勤。王。左。氏。傳。曰。宋。諸。侯。莫。如。勤。王。靈。
 長。謂。國。家。成。靈。久。長。也。帶。拳。兵。諫。帶。音。音。奉。音。奉。音。子。之。奉。按。左。氏。傳。莊。
 公。十。九。年。云。初。帶。拳。強。陳。楚。子。楚。子。弗。從。應。之。以。兵。懼。而。從。之。帶。奉。曰。
 吾。懼。君。以。兵。罪。美。大。為。遂。自。削。也。楚。人。以。為。大。聞。謂。之。大。伯。小。德。大。戒。
 勇。重。嗔。初。九。又。辭。曰。履。校。或。趾。無。咎。警。辭。曰。小。德。而。大。戒。小。人。之。福。也。
 上。刑。注。云。履。校。或。趾。徑。其。行。也。足。懲。而。已。故。不。重。也。過。而。不。改。乃。謂。之。
 過。小。德。大。戒。乃。得。其。福。故。無。咎。也。後。即。被。也。腫。之。隄。反。熊。雲。朗。無。姓。也。

晉朝其石排闥音懶。語汝父語音郎。陳堅之弟。陳俊王之次子。謁乙樂
 反。既文見也。秦音慈。矯託也。大欽太子之次子。方等石也。饋音員。餉也。
 徐相柱石也。饋作管反。梁初。功臣張弘。張次子。管音奉。秦之弟也。皆效
 昭明太子之子。度事官石。隨音棟。播音德。不逞音郎反。言不得志。欲馬
 亂。斃音殺。死也。邁音揚。頽音杜。曰反。傾。陳音併。洋音也。陳。穰音石。暹音
 織。給音息。歎也。曉音健。沙門僧也。沖音九。省中樂十七。園音風。屬音屬。
 殂音胡反。死也。馮咽於結反。聲卷也。梓宮梓音子。太和魏孝文帝中。年號
 族音為。魏朝去。官實曰族。害邑曰族。力屈其力反。盡也。駱音洛。姓也。引
 次自殺也。祭酒官石。浙音揚。獸音也。寔音獲。期年一歲也。朔音天。芬音
 絳。穉七八反。責已事見二年秋。都音吳。仇音仇。說文偷也。藉音聲。上游
 音流。穉音身反。濟音東。運流而上曰濟。地音身。逆也。數身伊霍之傳。伊
 尹霍光雖曾廢立。而忠於其主。故受養之教。身檢其傳。曾孫司馬懿。伯
 政。皆著有慕逆之心。而其子孫又皆禪位。故魏之而不讓其言。穉音身
 反。長仁。長。展兩反。香乾卦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仁。洋音羊。又音詳。
 可解音暨。曉也。恙。愁恨也。第宅也。為爾漫戲。後漢書。藝文志。雜家者流。
 注云。漫。放也。又唐元結自號漫叟曰漫。浪於人間。訴音蘇。告也。孽音胃。

永樂大典卷六千五百八十四

十五

要中七。無間音嫌。隔礙也。屏十併。狼狽。傳正反。紇。莫說文曰。虜獲姓。紇
 下沒反。鄆分去聲。見漢高后不從甲從才用反。扣音口。論語曰。我扣其
 兩端而竭焉。注云。丁。登也。扣。丁同。滄音查。沈浚。唯浚皆見上五月末。嬰
 保林。嬰音奉。姓也。績。別在文。其皆績所構。事見上三月末。四月末。愕五
 各反。莊鐵。侯景功反。鐵以歷陽降之。人慮不濟。奔尋陽。事見上年十月
 初。及十月末。百濟國名。錄收也。沃馬。酷反。積子智反。酣胡甘反。樂七。號
 便也。詎可暗投。前漢鄧陽云。始本根抵輪。因離舟而為萬乘器者。以左
 右先為之容也。梗古杏反。諱。大雅。秦宋篇。曰。至今為梗。注云。梗。病也。聞
 道。微道也。諱十。諱。袁樞紀事本末。魏分東西。梁武帝中大通四年。魏
 高歡之討爾朱氏也。爾朱仲遠來奔。仲遠帳下都督喬寧。張子期。自滑
 臺詣歡。歡責之曰。汝事仲遠。擅其榮利。盟契百重。許同生死。前仲遠
 自徐州為送。汝為戎首。今仲遠南走。汝復叛之。事天子則不忠。事仲遠
 則無信。大馬尚鐵。銅之者。汝曹大馬之不如。遂斬之。五年春正月。魏
 侍中斛斯椿。聞喬寧。張子期之死。內不自安。與南陽王寶炬。武衛將軍
 元毗。王思政。密勸魏主圖丞相歡。毗。連之玄孫也。舍人元士弼。又言歡
 受詔不敬。帝由是不悅。椿勸帝置閣內。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數。自直

聞已下真列數百皆選四方號勇者充之帝數出遊幸播自部勒別爲行陳由是朝政軍謀帝專與樛次之帝以關中大行董賀拔岳擁重兵密與相結又出侍中賀拔勝爲都督三荆等七州諸軍事州刺史欲倚勝兄弟以敵歡歡益不悅侍中空高乾之在信都也遣父喪不暇終服及孝武帝即位表請解職行喪詔聽解侍中空如故乾雖求退不謂遽見許既去內侍朝政多不關預居常怏怏帝既成於歡其乾爲己用常於華林園宴罷獨留乾謂之曰司空非世忠良今日復建殊幼相與雖則君臣義同兄弟宜共立盟約以救情契殷勤逼之乾對曰臣以身許國何敢有貳時事出倉猝且不謂帝有異圖遂不固辭亦不以答歡及帝置部曲乾乃私謂所親曰主上不親勲賢而招集群小數遣元士弼王思政往來關西與賀拔岳計議又出賀拔勝爲荊州外示疎忌實欲樹黨余其兄弟相近其據有西方禍難將作必及於我乃密啓歡歡召乾詣并州面論時事乾因勸歡受魏禪歡以袖掩其口曰勿妄言今令司空復爲侍中門下之事一以相委歡屢啓請帝不許乾知變難將起密啓歡求爲徐州二月辛酉以乾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三月高乾將之徐州魏主聞其漏泄機事乃詔丞相歡

曰乾邑與朕私有盟約今乃反覆兩端歡聞其與帝盟亦惡之即取乾前後數啓論時事者遣使封上帝召乾對歡使責之乾曰陛下自立異圖乃謂臣爲反覆人主加罪其可辭乎遂賜死帝又密敕東徐州刺史潘紹業殺其弟教曹教曹先聞乾死伏壯士於路執紹業得教書於袍領遂將十餘騎奔晉陽歡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教曹兄仲塞爲光州刺史帝刺青州斷其歸路仲塞亦間行奔晉陽仲塞名慎以字行秋七月壬辰魏以廣陵王欣爲大司馬趙郡王譙爲太師廣成以前司徒賀拔允爲太尉初賀拔岳遣行臺郎馮景詣晉陽丞相歡聞岳使至甚喜曰賀拔公詎憶吾邪與景歃血約與岳爲兄弟景還言於岳曰歡姦詐有餘不可信也府司馬宇文泰自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爲人歡奇其狀觀曰此兒視瞻非常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發驛急遣至關不及而返泰至長安謂岳曰高歡所以未基者正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悅之徒非所忌也公但潛爲之備圖歡不難今貴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勝兵三千餘人靈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乾豆陵伊利等各擁部衆未有所屬公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震之以威懷之以惠可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

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功也。岳大悅。復遣恭詣洛陽。請事密陳其狀。魏主喜。加恭武衛將軍。使還報。八月。帝以岳爲都督。雍華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又割心前血。遣使者齎以賜之。岳遂引兵西屯平涼。以牧馬爲名。斛拔彌俄突。紇豆陵伊利及費七頭。萬俟受洛干。鈇勒斛律沙門等。皆附於岳。惟曹泥附於歡。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同會平涼。受岳節度。岳以夏州被遠。要重。欲求良刺史以鎮之。衆舉宇文泰。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流吟。某日。卒表用之。冬十二月。魏丞相歡。患賀拔岳。侯莫陳悅之強。右丞程高曰。高能間之。使其自相屠滅。歡遣之。歡又使長史侯景招撫。紇豆陵伊利。伊利不從。六年春正月。壬辰。魏丞相歡擊伊利於河西。擒之。遣其部落於河東。魏主讓之。曰。伊利不侵不叛。爲國純臣。王忽伐之。詎有一介行人先請之手。魏賀拔岳將討曹泥。使都督武川趙貴至夏州。與宇文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爲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之。岳不聽。召悅會於高平。與共討泥。悅既得程高之言。乃謀取岳。岳數與悅宴。語長史武川雷紹諫不聽。岳使悅前行至河曲。悅誘岳入營。坐論軍事。悅陽稱腹痛而起。其婿元洪景拔刀斬岳。岳左右皆散走。悅遣人諭之云。我別受旨。止取

一人。諸君勿怖。衆以爲然。皆不敢動。而悅心猶豫。不即撫納。乃遂入隄。屯水洛城。岳衆散還平涼。趙貴詣悅請岳尸葬之。悅許之。岳既死。悅軍中皆相賀。行臺郎中薛澄私謂所親曰。悅才略素寡。欺害良將。吾屬今爲人虜矣。何賀之有。愷貞度之。從孫也。岳衆未有所屬。諸將以都督武川寇淮年最長。推使總諸軍。洛素無威略。不能齊衆。乃自請避位。趙貴曰。宇文夏州英略冠世。遠近歸心。賞罰嚴明。士卒用命。若迎而奉之。大事濟矣。諸將或欲南召賀拔勝。或欲東告魏朝。猶豫未決。都督盛樂杜朔周曰。遠水不救近火。今日之事。非宇文夏州無能濟者。趙將軍議是也。朔周請輕騎告衆。且迎之。衆乃使朔周馳至夏州。召恭。恭與將佐賓客共議。去留前太中大夫穎川韓襄曰。此天授也。又何疑乎。侯莫陳悅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衆以爲悅在水洛去平涼不遠。若已有賀拔公之衆。則圍之。實難。願且留。以觀變。泰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執。直據平涼而退。屯水洛。吾知其無能爲也。夫難得易失者。特也。若不早赴。衆心將離。夏州首望都督彌姐元進。陰謀應悅。恭知之。與帳下都督高平蔡祐謀執之。祐曰。元進會當反。望不如殺之。恭曰。汝有大決。乃詔元進等入計。事恭曰。隄賊逆亂。當與諸人戮力討之。諸人似有不同者。何也。

永樂大典

卷六五八四

祐即被甲持刀直入眼目謂諸將曰朝謀又異何以爲人今日必斷姦人首舉生皆叩頭曰願有所擇祐乃叱元進斬之并誅其黨因與諸將同盟討悅恭謂祐曰吾今以爾爲子爾其以我爲父手恭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令杜朔周帥衆先據彈箏峽時民間惶懼逃散者多軍士爭欲掠之朔周日宇文公方伐罪弔民奈何助賊爲虐手撫而遣之遂近悅附恭聞而嘉之朔周本姓赫連曾祖庫多汗避難改焉奉命復其舊姓名之曰達丞相歡使侯景招撫岳衆恭至安定遇之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爲者景失色曰我猶箭耳唯人所射遂還恭至平涼天岳甚慟將士皆悲喜歡後使侯景與散騎常侍代郡張華原義軍太守太安王基勞恭不受欲却留之曰留則共事富貴不然命在今日華原曰明公欲脅使者以死亡此非華原所懼也恭乃遣之基還言恭惟傑請及其未定擊滅之歡曰卿不見賀拔侯莫陳手吾當以計拱手取之魏主聞岳死遣武衛將軍元毗慰勞岳軍召還洛陽并召侯莫陳悅毗至平涼軍中已奉宇文泰爲主悅既附丞相歡不肯應召泰因元毗上表稱臣岳忽罹非命都督寇洛等令臣權掌軍事奉詔召岳軍入京今高歡之衆已至河東侯莫陳悅猶在水洛士卒多是西人頗戀

永樂大典卷六五八四

三六

鄉邑若逼令赴關悅驕其後歡邀其前恐敗國殄民所損更甚乞少賜停緩徐事誘導漸就東引魏主乃以泰爲大都督即統岳兵初岳以東雍州刺史李虎爲左廂大都督岳死虎奔荊州說賀拔勝使收岳衆勝不從虎聞宇文泰代岳統衆乃自荊州還赴之至關鄉爲丞相歡別將所獲送洛陽魏主方謀取關中得虎甚喜拜衛將軍厚賜之使就泰虎歆之玄孫也泰與悅書責以賀拔公有大功於朝廷君名微行薄賀拔公薦君爲隴右行臺又高氏專權君與賀拔公同受委任屢結盟約而君黨附國賊共危宗廟口血未乾匕首已發今吾與君皆受詔還關今日進退唯君是視君若下隴東邁吾亦自北道同歸若首鼠兩端吾則指日相見魏主問泰以安泰隴之策泰表言宜召悅授以內官或處以瓜涼一藩不然終爲後患原州刺史文歸素爲賀拔岳所親任河曲之變反爲悅守悅遣其黨王伯和成次安將兵二千助歸鎮原州泰遣都督侯莫陳崇帥輕騎一千襲之崇乘夜將十騎直抵城下餘衆皆伏於近路歸見騎少不設備崇即入據城門高平令隴西李賢及弟遠穆在城中爲崇內應於是中外鼓譟伏兵悉起遂擒歸及次安伯和等歸于平涼泰表崇行原州事三月泰引兵擊悅至原州衆軍畢集夏四月

魏南秦州刺史隴西李弼說侯莫陳悅曰負拔公無罪而公害之又
 撫納其衆今奉宇文夏州以來聲言為主報讎此其執不可敵也宜解
 兵謝之不然必及禍悅不從宇文泰引兵上隴留兒子導為都督鎮原
 州泰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軍出木狹關靈源二尺泰倍道兼
 行出其不意悅聞之退保略陽留萬人守水洛泰至水洛即降泰遣輕
 騎數百趣略陽悅退保上邽召李弼與之拒泰弼知悅必敗陰遣使詣
 泰請為內應悅棄州城南保山險弼謂所部曰侯莫陳公欲還秦州汝
 輩何不裝束弼妻悅之媵也衆咸信之爭趣上邽弼先據城門以安集
 之遂樂城降泰泰即以弼為秦州刺史其夜悅出軍將戰軍自驚潰悅
 性猜忌既敗不聽左右近已與其二弟并子及謀殺岳者七八人棄軍
 逃走數日之中繁桓往來不知所趣左右勸向靈州依曹泥悅從之自
 乘驢介左右皆步從欲自山中趣靈州宇文泰使原州都督賀拔穎追
 之悅望見追騎縊死於野泰入上邽引薛慳為記室泰軍收悅府庫財
 物山積泰秋毫不取皆以賞士卒左右竊一銀甕以歸泰知而罪之即
 剖賜將士悅黨幽州刺史孫定兒據州不下有衆數萬泰遣都督中山
 劉亮襲之定兒以大軍速不為備亮先豎一森於近城高嶺自將二千

水樂大典卷六十五百八十四

十七

騎馳入城定兒方置酒衆猝見亮至駭愕不知所為亮麾兵斬定兒還
 指城外轟命二騎曰出召大軍城中皆備服莫敢動先是故氏王楊紹
 先乘魏亂逃歸武興復稱王涼州刺史李叔仁為其民所執氏羌吐谷
 渾所在蜂起自南岐至瓜鄯跨州據郡者不可勝數宇文泰令李弼鎮
 原州夏州刺史拔也惡叱鎮南秦州渭州刺史可朱渾元鎮渭州衛將
 軍趙貴行秦州事徵幽涇東秦岐四州之衆以給軍楊紹先懼稱善送
 妻子為質夏州長史于謹言於泰曰明公據關中險固之地將士號勇
 土地膏腴今天子在洛迫於群凶若陳明公之懇誠算時事之利害請
 都關右扶天子以令諸侯奉王命以討暴亂此相文之業千載一時也
 泰善之丞相歡聞泰定秦隴遣使甘言厚禮以結之泰不受封其書使
 都督濟北張執獻於魏主斛斯椿問執曰高歡逆謀行路皆知之人情
 所恃唯在西方未知宇文何如賀拔執曰宇文公文足經國武能定亂
 椿曰誠如右言真可恃也魏主命泰發二千騎鎮東雍州勅高執援仍
 命泰稍引軍而東泰以大都督武川梁樂為雍州刺史使將步騎五千
 前行先是丞相歡遣其都督太安韓執將兵一萬據蒲反以救侯莫陳
 悅雍州刺史賈顯度以舟迎之梁樂見顯度說使從泰顯度即出迎樂

樂入據長安魏主以恭為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恭乃以寇洛為涇州刺史李弼為秦州刺史前略陽太守張獻為南岐州刺史南岐州刺史盧待伯不受代恭遣輕騎襲而擒之侍中封隆之言於丞相獻曰斛斯椿等今在京師必構禍亂隆之與僕射孫騰爭尚魏主妹平原公主歸隆之騰泄其言於椿椿以白帝隆之懼逃還鄉里獻召隆之詣晉陽會騰帶仗入省擅殺御史懼罪亦逃就獻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帝以斛斯椿兼領軍改置都督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鸞在徐州獻使大都督斛斯椿奪其管轄建州刺史椿賢濟州刺史恭俱皆歡黨也帝省建州以去賢使御史來倘罪以汝陽王叔昭代之獻上言倘勲重不可解奪汝陽懿德當受大藩巨弟永寶俄任定州宜避賢路帝不聽五月丙子魏主增置勲府庶子廂別六百人又增騎官廂別二百人魏主欲伐晉陽辛卯下詔戒嚴云欲自將伐梁發河南諸州兵大閱於洛陽南臨洛水北際卽山帝戎服與斛斯椿臨觀之六月丁巳魏主密詔丞相獻稱宇文黑獺賀拔勝頗有異志故假稱南伐潛為之備王亦宜共為形援讀訖燭之獻表以為荆雍將有逆謀臣今潛勒兵馬三萬自河東渡又遣恒州刺史庾秋

千等將兵四萬自來遠津渡領軍將軍婁昭等將兵五萬以討荆州冀州刺史尉景等將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討江左皆勒所部伏聽處分帝知歡覺其變乃出歡表命群臣議之欲止歡軍歡亦集并州僚佐共議遂以表聞仍云臣為嬖佞所聞陛下一旦賜疑臣若敢負陛下使身受天殃子孫殄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斟量廢出丁卯帝使大都督源子恭守陽湖汝陽王暹守石濟又以儀同三司賈顯智為濟州刺史帥豫州刺史斛斯元壽東趨濟州元壽椿之弟也恭倘不受代帝愈怒辛未帝復錄洛中文武議意以答歡且使舍人溫子昇為教賜歡曰朕不勞尺刃坐為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近慮宇文為亂賀拔應之故戒嚴欲與王俱為聲援今觀其所為更無異迹東南不實為日已久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既聞林不知佞人為誰頃高乾之死豈獨朕意王忽對昂言兄枉死人之耳目何易可輕如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為主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間勲人並出佞人之口去歲封隆之叛今年孫騰逃去不罪不送誰不怪王王若

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答云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渡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若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奪空拳而爭死朕本慕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為他人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運為王殺幽辱蓋粉了無遺恨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疎至此中軍將軍王思政言於魏主曰高歡之心昭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還復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遣散騎侍郎河東柳慶見泰於高平共論時事泰請奉迎與駕慶後命帝復私謂慶曰朕欲向荊州何如慶曰關中形勝宇文泰才略可依荊州地非要害南迫梁寇臣愚未見其可帝又問關內都督宇文顥和顥亦勸帝西幸時帝廣徵州郡兵東郡太守河東裴俠帥所部詣洛陽王思政問曰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奈何俠曰宇文泰為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也思政曰然則如何而可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帝授左中郎將初丞相歡以為洛陽久經喪亂欲遷都於鄴帝曰高祖定鼎河洛

為萬世之基王既功存社稷宜遵太和舊事歡乃止至是復謀遷都遣三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擁諸州和雜粟悉運入鄴城帝又教歡曰王若厭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使蔡儁受代即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朕須糧康利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矣王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不武為社稷宗廟之計欲止不能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為山止賈相為惜之歡上表極言宇文泰斛斯椿罪惡帝以廣寧太守廣寧任祥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儀同三司祥棄官走渡河據郡待歡帝乃教文武官北來者任其去留遂下制書數歡咎惡召賀拔勝赴行在所勝以問太保掾范陽盧柔柔曰高歡恃逆公席卷赴都與次勝負死生以之上策也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東連兗豫西引關中帶甲百萬觀豐而動中策也乘三荆之地庇身於梁功名皆去下策也勝笑而不應帝以宇文泰兼尚書僕射為關西大行臺許妻以馮翊長公主謂泰帳內都督蔡郡揚荐曰卿歸語行臺遣騎迎我以荐為直閣將軍泰以前秦州刺史駱超為大都督將輕騎一千赴洛又遣荐與長史宇文測出關候接丞相歡召其弟定州刺史琰使守晉陽命長史在

永樂大典

卷六五八四

遣佐之。遣提之族孫也。散勒兵南出。告其衆曰。孤以爾未獲命。建大義於海內。奉戴主上。誠貫幽明。橫爲斛斯椿。謹構以忠。爲逆。今者南遣誅椿而已。高教曹爲前鋒。宇文泰亦移檄州郡。數徵罪惡。自將大軍。發高平前軍。北弘農。賀拔勝軍于汝水。秋七月己丑。魏主親勒兵十餘萬。屯河橋。以斛斯椿爲前驅。陳於却山之北。椿請帥精騎二千。夜度河。掩其勞弊。帝始然之。黃門侍郎楊克說。帝曰。高歡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它變。椿若度河。萬一有功。是滅一高歡。生一高歡矣。帝遂敕椿停行。椿歎曰。頃熒惑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開構不用吾計。豈天道乎。宇文泰聞之。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此兵家所忌。當乘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度河。決戰方綠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杆禦爲難。若一處得渡。大事去矣。即以大都督趙貴爲別道行臺。自蒲坂濟。趣并州。遣大都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帝使斛斯椿與行臺長孫稚。大都督潁川王斌之。鎮虎牢行臺。長孫子彥鎮陝。賈願智斛斯元壽鎮滑。瑩斌之。瑩之弟。子彥。稚之子也。歡使相州刺史賈泰趣滑。瑩建州刺史韓賢趣石濟。賈泰與願智遇於長壽津。願智陰約降於歡。引軍退。軍司元玄覺之。馳還請益師。帝遣大都督侯弼紹赴之。戰於滑臺。

永樂大典卷六五八四

三十

東。顯智以軍降。紹戰死。北中郎將田估爲歡內應。歡潛軍至野王。帝知之。斬估。歡至河北十餘里。再遣使口中誠。歡帝不報。丙午。歡引軍度河。魏主問計於群臣。或欲奔梁。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計未決。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奔椿。還給帝云。高歡兵以至。丁未。帝遣使召椿還。遂帥南陽王寶炬。清河王賈廣陽王湛。以五千騎宿於瀍西。南陽王別舍沙門惠殊負重持千牛刀以從。衆知帝將西出。其夜亡者過半。賈湛亦逃歸。湛深之子也。武衛將軍雲中獨孤信單騎追帝。帝歎曰。將軍辭父母。捐妻子。而來世亂。識忠臣。豈虛言也。戊申。帝西奔長安。李賢遇帝于嶺中。已酉。歡入洛陽。舍於永寧寺。遣領軍婁昭等追帝。請帝東還。長孫子彥不能守陝。弃城走。高教曹帥勳騎追帝至陝西。不及。帝鞭馬長驚。獲衆乏絕。三二日間。從官唯飲澗水。至湖城。有王思村民以麥飯壺漿獻帝。帝悅。復一村。十年。至稠桑。潼關。大都督毛鴻賓迎獻酒食。從官始解飢渴。八月甲寅。丞相歡集百官。謂曰。爲臣奉主。臣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從。緩則耽寵。爭榮。急則委之逃竄。臣節安在。衆莫能對。兼尚書左僕射辛雄曰。主上與近習圖事。雄等不得預聞。及乘輿西幸。若即追隨。恐跡同佞黨。留待大王。又以不從蒙責。雄等。

進退無所逃罪。徵曰：卿等備位大臣，當以身報國，群佞用事，卿等嘗有一言諫爭乎？使國家之事一朝至此，非欲何歸？乃收雄及關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吏部尚書崔孝芬、都官尚書劉厥、兼度支尚書天水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皆殺之。孝芬子司徒從事中郎歆，間行入關。魏主使以本官奏門下事，歆推司徒清河王亶為大司馬承制，決事居尚書省。宇文泰使趙貴、梁禦帥甲騎二千奉迎，帝循河西行，謂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復見洛陽，親謁陵廟，卿等功也。帝及左右皆流涕，泰備儀衛迎，帝謁見於東陽驛，見冠流涕曰：臣不能式，還寇虐使，乘輿播遷，臣之罪也。帝曰：公之忠節著於遐邇，朕以不德負乘，致寇今日相見，深用厚顏。方以社稷委公，公其勉之。將士皆呼萬歲，遂入長安，以雍州解舍為宮。大赦，以泰為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軍國之政咸取決焉。別置二尚書分掌機事，以行臺尚書毛遐、周惠達為之。將軍國革創，二人積糧儲治器械，簡士馬，魏朝賴之。泰尚馮翊長公主拜射馬都尉。先是，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上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跪而下殿以攘之。及聞魏主西奔，慈曰：虜亦應天象邪。辛酉，魏丞相歡自追迎魏主，戊辰，清河王亶下制大赦，歡至弘農。九月乙巳。

水樂大典卷六千五百四

三

使行臺僕射元子思帥侍官迎帝，已酉，攻潼關，克之，擒毛鴻賓，進屯華陰。長城龍門都督薛崇禮以城降，歡賀拔勝使長史元穎行荊州事，守南陽。自帥所部西赴關中，至折陽，聞歡已屯華陰，欲還行臺，左丞崔謙曰：今帝室顛覆，主上蒙塵，公宜倍道兼行，朝於行在，然後與宇文行臺同心戮力，唱舉大義，天下孰不望風響應？今捨此而退，恐人人解體，一失事機，後悔何及？勝不能用，遂還。歡退屯河東，使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督庫狄溫守封陵，築城於蒲津西岸，以薛紹宗為華州刺史，使守之，以高敖曹行豫州事，歡自發晉陽，至是凡四十塔，魏主皆不報。歡乃東遷，遣行臺侯景等引兵向荊州，荊州民鄧誕等執元穎以應景，賀拔勝至，景逆擊之，勝兵敗，帥數百騎來奔，魏主之在洛陽也，密遣關內都督河南趙剛召東荊州刺史馮景昭，帥兵入援，兵未及發，魏主西入關，景昭集府中文武議所從，司馬馮道和請據州待北方，處分剛曰：公宜勒兵赴行在所，久之，吏無言者，剛袖刀投地曰：公若欲為忠臣，請斬道和，如欲從賊，可速見殺。景昭感悟，即帥眾赴關中，侯景引兵逼穰城東，荊州民楊祖歡等起兵應之，以其眾邀景昭於路，景昭戰敗，剛沒穰中，冬十月，丞相歡至洛陽，又遣僧道榮奉表於孝武帝曰：陛下若

遠賜一制許還京洛。臣當帥勅文武。式清宮禁。若返正無日。則七廟不可無主。萬國須有所歸。臣事負陛下。不負社稷。帝亦不答。徽乃集百官。耆老議所立。時清河王亶出入已稱警蹕。徽醜之。乃託以孝昌以來。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為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立清河世子善見為帝。謂亶曰。欲立王。不如立王之子。亶不自安。輕騎南走。徽追還之。丙寅。孝靜帝即位於城東北。時年十一。大赦。改元天平。魏宇文泰進軍攻潼關。斬薛瑜。虜其卒七千人。還長安。進位大丞相。東魏行臺薛儉。義弔度河。搥楊氏壁。魏司空參軍河東薛端。糾鮑村民擊却東魏兵。後取楊氏丞相泰。遣南汾州刺史蘇景恕鎮之。丁卯。以信武將軍元慶和為鎮北將軍。帥眾伐東魏高澄。為司徒。高敖曹為司空。坦。樹之弟也。丞相徽以洛陽西逼西魏。南近梁境。乃議遷都。書下三日。即行。丙子。東魏主廢洛陽四十萬戶。徙拱。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上。非陪從者。盡令乘驢。徽留後。部分事。畢還晉陽。改司州為洛州。以尚書令元弼為洛州刺史。鎮洛陽。以行臺尚書司馬子如為尚書左僕射。與右僕射高隆之。侍中高岳。孫騰。留鄴。共知朝政。詔以遷民資產未立。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賑之。十一月。兗州刺史樊子鶴。據瑕丘。以據東魏。南青州

刺史大野。拔帥眾就之。庚寅。東魏主至鄴。居北城。柏州之屬。改相州刺史為司州。牧魏郡。太守為魏尹。是時六坊之眾。從孝武帝西行者不及萬人。餘皆北徙。並給常康。春秋賜帛。以供衣服。乃於常調之外。隨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供國用。十二月。魏丞相泰遣儀同李虎。李弼。趙貴。擊曹泥於靈州。魏孝武帝復與丞相泰有隙。帝飲酒過醜。而祖泰奉太宰南陽王寶炬而立之。東魏高敖曹。侯景。兵至荊州。魏荊州刺史獨孤信。兵少不敵。與都督楊忠。皆來奔。大同元年。春正月。戊申。朔。魏文帝即位於城西大赦。改元大統。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先附。侯莫陳悅。悅死。丞相泰攻之。不能克。與盟。而罷道元。世居懷朔。與東魏丞相歡善。又母兄皆在鄴。由是常與歡通。泰欲擊之道元。帥所部三千戶。西徙。度烏蘭津。抵靈州。靈州刺史曹泥。資送至雲州。歡聞之。遣資糧。起侯。拜車騎大將軍。道元至晉陽。歡始聞。孝武帝之喪。咨請舉哀。制服。東魏主使群臣議之。大學博士潘崇和。以為君過。臣不以禮。則無反服。是以湯之民。不哭。桀。周武之臣。不服紂。國子博士衛饒。隆。李同。執議。以為高后於永熙。離絕未彰。宜為之服。東魏從之。李虎等攻靈州。凡四旬。曹泥請降。已酉。魏進丞相略陽公泰。為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封安定。

王恭固辭王爵及錄尚書乃封安定公以尚書令斛斯椿為大保虜平
王質為司徒已巳東魏以丞相歡為相國假黃鉞殊禮固辭東魏大行
臺尚書司馬子如帥大都督賈泰太州刺史韓軌等攻潼關魏丞相泰
軍于霸上子如與軌回軍從蒲津宵濟攻華州刺史王羆合戰破之子
如弘等遂引去夏四月元慶和攻東魏城父丞相歡遣高敖曹帥三
萬人趣項賈泰帥三萬人趣城父侯景帥三萬人趣彭城以任祥為東
南道行臺僕射節度諸軍秋七月魏下詔數高歡二十罪且曰朕將親
總六軍與丞相掃除凶醜歡亦移檄於魏謂宇文黑獺斛斯椿為逆徒
且言今分命諸將領兵百萬刻期西討二年春正月甲子東魏丞相歡
自將萬騎襲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稍為梯夜入其城擒刺史
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將兵鎮守遣其部落五千戶以歸
魏靈州刺史曹泥叛降東魏秋七月魏降將賀拔勝等北還冬
十二月丁丑東魏丞相歡督諸軍伐魏遣司徒高敖曹趣上洛大都督
賈泰趣潼關三年春正月東魏丞相歡軍蒲坂遣三浮橋欲度河魏
丞相泰軍虜陽謂諸將曰賊持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度此欲綴吾軍
使賈泰得西入耳歡自起兵以來賈泰常為前鋒其下多銳卒屢勝而

本集大興卷六十五百八十四

三三

騎今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皆曰賊在迫捨而襲迷脫
有蹉跌悔何及也。不如分兵禦之。丞相泰曰。歡再攻潼關吾軍不出蒲
上。今大舉而來謂吾亦當自守。有糧我之心。乘此襲之何患不克。賊雖
作浮橋未能徑度。不過五日。吾取賈泰必矣。行臺左丞蘇綽中兵參軍
代人達奚武亦以為然。庚戌丞相泰還長安。諸將意猶異。同丞相泰隱
其計以問族子直事郎中深。深曰。賈泰歡之驍將。今大軍攻蒲坂則歡
拒守而泰救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遣輕銳潛出小關。賈泰驟
急。必來決戰。歡持重未即救。我急擊泰。必可擒也。擒泰則歡勢自沮。回
師擊之。可以決勝。丞相泰喜曰。此吾心也。乃聲言欲保隴右。辛亥。魏
主而潛軍東出。癸丑。且至小關。賈泰得聞軍至。自風陵度。丞相泰出馬
拔澤擊賈泰大破之。士眾皆盡。賈泰自殺。傳首長安。丞相歡以河水薄
不得赴救。撤浮橋而退。儀同代人薛孤延為殿。一日之中所斬十五。乃折
洛。郡人泉岳及弟猛略與順陽人杜密等謀翻城。應之。洛州刺史泉企
知之。殺岳及猛略。杜密走歸。赦曹。曹以為鄉導而攻之。赦曹被流矢
通中者三。殞絕良久。獲上馬。免曹巡城。企固守旬餘。二子元禮仲遵力

永樂大典

卷六五八四

戰拒之仲遵傷目不堪復戰城遂陷企見教曹曰吾力屈非心服也教曹以杜窋為洛州刺史教曹創甚曰恨不見季式作刺史丞相歡聞之即以高季式為濟州刺史教曹欲入藍田關歡使人告曰賓恭軍沒人心恐動宜速還路險賊盛拔身可也教曹不忍棄衆力戰全軍而還以泉企泉元禮自隨泉仲遵以傷重不行企私戒二子曰吾於生無幾汝曹才器足以立功勿以吾在東遂虧臣節元禮於路逃還魏以元禮世襲洛州刺史夏五月魏以賀拔勝為大帥秋七月獨孤信北還與楊忠皆至長安魏宇文深勸丞相恭取恒農八月丁丑恭帥李弼等十二將伐惠魏以北雍州刺史于謹為前鋒攻盤豆拔之戊子至恒農庚寅拔之擒東魏陝州刺史李徽仁俘其戰士八千時河北諸城多附東魏左丞楊樹自言父猛嘗為郡郡白水令知其豪傑請往說之以取郡郡恭許之樹乃與土豪王覆憐等舉兵收郡郡守程保及縣令四人斬之表覆憐為郡守遣課說諭東魏城堡旬月之間歸附甚衆閏九月東魏丞相歡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使高教曹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丞相恭所將將士不滿萬人錯殺於恒農五千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高教曹遂圍恒農歡右長史薛琡言於歡曰西賊

永樂大典卷六五八四

三十四

連年饑饉故胃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教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地及麥秋其民自應餓死實非黑獺何憂不降願勿度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功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丞相恭遣使戒華州刺史王羆羆語使者曰老羆當道卧貉子那得過歡至馮翊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家死生在此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恭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恭曰歡若至長安則人情大援今及其遠來新至可擊也即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齋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夫渭而西冬十月壬辰恭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恭問其故對曰歡鎮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度河非衆所欲獨歡耻失賓恭悞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一戰擒也事理昭然何為不賀願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選其走路使無遺類恭遣須昌縣公達美武現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履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潛往往捷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恭至癸巳引

兵會之侯騎告徽兵且至。恭召諸將謀之。開府儀同三司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北東十里有涇曲，可先據以待之。恭從之。背水東西爲陳。李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脯時，東魏兵至涇曲，都督太安斛律毛舉曰：黑獺乘國而來，欲一死決。譬如刺狗，或能噬人，且涇曲葦深，土薄無所用力，不如緩與相待。塞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徽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主擒黑獺，以示百姓。若衆中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鬪，曰：我衆敗寡，百人擒一，何憂不克？徽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兵將交。丞相恭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爲二。遂大破之。李弼弟樹身小而勇，每躍馬陷陳，隱身鞍甲之中。敵見皆曰：避此小兒。恭嘆曰：膽大如此，何必八尺之軀？征虜將軍武川耿令貴殺傷多，中寒盡赤。恭曰：觀其中寒，足知令貴之勇。何必數級？彭樂乘醉深入魏陳，魏人刺之，腸出內之。後戰，丞相徽欲收兵，更戰使張華原以薄歷營點兵，莫有應者。還白徽曰：衆盡去，營皆空矣。徽猶不肯去。阜城侯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徽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乃馳去。夜度河，船去岸遠，徽跨

本集大業卷六十四

手五

乘脫就船乃得度。喪甲士八萬人。弃鎧仗十有八萬。恭追徽至河上，還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都督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恭不聽。還軍涇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言於徽曰：黑獺新勝而驕，必不爲備。願得精騎二萬，徑往取之。徽以告妻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徽乃止。魏加丞相恭柱國大將軍，李弼等十二將皆進爵增邑。有差高歡曾聞徽敗，釋恒農，退保洛陽。己酉，魏行臺官景壽等向洛陽東魏洛州大都會韓賢擊走之。州民韓木蘭作亂，賢擊破之。一賊匿尸間，賢自按檢收鎧仗，賊欲起斫之，斷脛而卒。魏復遣行臺馮翊王李海與獨孤信將步騎二萬洛陽洛州刺史李顯超。三荆賀拔勝、李弼圍蒲坂。東魏丞相徽之西伐也，蒲坂民敬珍謂其從祖兄祥曰：高歡迫逐乘輿，天下忠義之士皆欲傳刃於其腹。今又稱兵西上，吾欲與兄起兵斷其歸路。此千載一見也。祥從之。祥令鄉里數日，有衆萬餘。會徽自沙陀敗歸，祥珍帥衆邀之，斬獲甚衆。賀拔勝、李弼至河東，祥珍帥民等六縣十餘萬戶歸之。丞相恭以珍爲平陽太守，祥爲行臺郎中。東魏秦州刺史薛崇禮守蒲坂，別駕薛善崇禮之族弟也。言於崇禮曰：高歡有逐君之罪，善與

死衾衣冠緒餘世荷國恩。今大軍已臨而猶爲高氏固守。一旦城陷。函首送長安。署爲逆賊。死有餘愧。及今歸歆。猶爲愈也。崇禮猶豫不決。善與族人斬關。納魏師。崇禮出走。追復之。丞相泰進軍蒲坂。略定汾絳。北薛氏預開城之謀者。皆賜五等爵。善曰。皆逆歸順。臣子常節。豈容闔門大小洪叨封邑。與其弟慎固辭不受。東魏行晉州事。封祖業。業走。儀同三司薛脩義。追至洪洞。說祖業還守。祖業不從。脩義還據晉州。安集固守。魏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引兵至城下。脩義開府。伏甲以待之。子彥不測虛實。遂退走。丞相撤以脩義爲晉州刺史。獨孤信至新安。高歡嘗引兵北度河。信逼洛陽。洛陽刺史廣陽王湛棄城歸鄴。信遂據金墉城。孝武帝之西遷也。散騎常侍河東裴寬謂諸弟曰。天子既西。吾不可以東附。高氏帥家屬逃於大石嶺。獨孤信入洛。乃出見之。時洛陽荒廢。人士流散。唯河東柳蚪在。陽城朱暉之在。潁川信俱徵之。以蚪爲行臺郎中。暉之爲開府。屬東魏。潁州長史賀若統執刺史田乞。聚城降魏。魏都督梁迴入據其城。前通直散騎侍郎鄭偉起兵陳留。攻東魏。梁州執其刺史鹿承吉。前大司馬從事中郎在彥穆攻榮陽。執其太守蘇淑。與廣州長史劉志皆降於魏。偉先護之子也。丞相泰以偉爲北徐州刺史。彥

穆爲滎陽太守。十一月。東魏行臺任祥帥督將克雄趙育。是云寶攻潁川。丞相泰使大都督宇文貴。樂陵公遼西怡峰將步騎二千救之。軍至陽翟。雄等軍已去潁川三十里。祥帥衆四萬。繼其後。諸將咸以爲彼衆寡寡。不可以爭鋒。貴曰。雄等謂吾兵少。必不敢進。彼與任祥合兵攻潁川。城必危矣。若賀若統陷洹。吾輩坐此。何爲。今進據潁川。有城可守。又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疾趨。據潁川。皆城爲陳。以待雄等。至合戰。大破之。雄走。趙育請降。俘其士卒萬餘人。悉縱遣之。任祥聞雄敗。不敢進。貴與怡峰乘勝逼之。祥退保宛。陵貴追及擊之。祥軍大敗。是云寶殺其陽州刺史那椿。以州降魏。魏以貴爲開府儀同三司。是云寶趙育爲車騎大將軍。都督杜陵。常孝寬攻東魏。豫州拔之。執其行臺馮邕。李寬右。叔裕以字行。丙子。東魏以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万俟普爲太尉。十二月。魏行臺楊白駒與東魏陽州刺史段繁戰於蓼塢。魏師敗績。魏荊州刺史郭鸞攻東魏。求荊州刺史清都慕容儼。儼晝夜拒戰。二百餘日。東閭出擊。鸞大破之。時河南諸州多失守。唯東京復全。河間邢屠納。范陽盧仲禮。仲禮從弟仲裕等皆起兵海隅。以應魏。東魏齊州刺史高季式有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鎧仗皆備。濮陽民杜靈椿等爲盜。聚衆近

萬人攻城剽野李式遣騎三百一戰擒之。又擊陽平賊路文徒等悉平之。於是遠近肅清。或謂李式曰：「濮陽陽平乃畿。」奉詔命。又不侵境。何意而使私軍遠戰萬一失利。豈不獲罪乎？李式曰：「君何言之不忠也！我與國家同安共危。豈有見賊而不討乎？且賊知臺軍猝不能來。又不疑外州有兵擊之。乘其無備。破之必矣。以此獲罪。吾亦無恨。」四年春二月。東魏大都督善無賀拔仁攻魏南汾州。刺史韋子粲降之。丞相恭威子粲之族東魏大行臺侯景等治兵於虎牢。將復河南諸州。魏梁廼常孝寬趙繼宗皆棄城西歸侯景。攻廣州數旬未拔。聞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之。行洛州事盧勇請進觀形勢。乃帥百騎至大隗山。遇魏師。日已暮。勇多置幡旗於樹。顯夜分騎為十隊。鳴角直前。擒魏儀同三司程華。斬儀同三司王征蠻。而還廣州。守將駱超遂以城降。東魏丞相歡以勇行廣州事。勇辯之。從弟也。於是南汾潁豫廣四州復入東魏。三月辛酉。東魏丞相歡以沙苑之敗。請解大丞相詔許之。頃之。後故秋七月。東魏侯景高歡等圍魏孤信于金墉。太師歡帥大軍繼之。景悉燒洛陽內外官寺民居。存者什二三。魏主將如洛陽。拜周陵會信等告急。遂與丞相俱來。命尚書左僕射周惠達輔太子欽守長安。關府

儀同三司李弼車騎大將軍達美武帥十騎為前驅。八月庚寅。丞相奉至穀州。侯景等欲整陳以待。其至儀同三司太安莫多婁貸文請帥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圍止之。貸文勇而專。不受命。與可朱渾道元以千騎前進。夜遇李弼。達美武於季水。弼命軍士數縱曳柴。拂塵貸文走。弼追斬之道元。單騎獲美。悉俘其衆。遂恒農。恭進軍。滎東侯景等夜解圍去。辛卯。恭帥輕騎追景至河上。景為陳北。據河橋。南屬邱山。與恭合戰。恭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恭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扶恭。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責人。捨之而過。穆以馬授恭。與之俱逸。魏兵復振擊。東魏兵大破之。東魏兵北走。京兆忠武公高歡意輕恭。遣旗蓋以陵陳。魏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故曹單騎走投河陽。南城守將北豫州刺史高永樂。歡之從祖兄子也。與故曹有怨。閉門不受。故曹仰呼。永樂不得。拔刀穿圍。未徹。而追兵至。故曹伏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故曹所在。奴指示之。故曹知不免。奮頭曰：「來與汝鬪。」國公道者斬其首去。高歡聞之。如喪肝膽。杖高永樂二百。贈故曹太師。大司馬。太尉。恭賞殺故曹者。布絹萬段。歲歲稍與之。地及周亡。猶未能足。魏又殺東魏西兗州刺史宋顯等。虜

永樂大典

卷六五八四

甲士萬五千人赴河死者以萬數初嶽以万俟卨老持禮之嘗親扶上馬其子洛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以報深恩及印山之戰諸軍北度橋洛獨勒兵不動謂魏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魏人畏之而去嶽名其所營地爲回洛是日東西魏置陳旣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魏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峰居左戰並不利又未知魏主及丞相泰所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儀同三司李虎念賢等爲後軍見信等退卽與俱去泰由是燒營而歸留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守金墉王思政下馬乘長稍左右橫擊一舉輟路數人陷陳旣深從者盡死思政被重創絕命日暮敵亦收兵思政每戰常着破衣弊甲敵不知其將帥故得免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割水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始得還營平東將軍蔡祐下馬步關左右勸乘馬以備倉猝祐怒曰丞相愛我如子今日豈惜生乎帥左右十餘人合聲大呼擊東魏兵殺傷甚衆東魏人圍之十餘重祐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之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嘗之命在此一矢豈不虛發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兵稍却祐徐引還魏主至恒農守將已棄城走所虜降卒在

永樂大典卷六五八四

三八

恒農者相與閉門拒守丞相泰攻拔之諸其魁首數百人蔡祐追及泰於恒農夜見泰泰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泰驚不得寢枕祐股然後安祐每從泰戰常爲士卒先戰遂諸將皆爭功祐終無所言泰每歎曰承先口不言勳我當代其論叙泰留王思政鎮恒農徐侍中東道行臺魏之東伐也關中留守兵少前後所虜東魏士卒散在民間聞魏兵敗謀作亂李虎等至長安計無所出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等奉太子欽出屯渭北百姓互相剽掠關中大擾於是沙苑所虜東魏都督趙貴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貴崔據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與咸陽太守慕容思慶各收降卒以拒還兵長安大城民相帥以拒貴崔日與之戰大都督侯莫陳順擊賊屢破之賊不敢出順崇之兄也扶風公王羅鎮河東大開城門悉召軍士謂曰今聞大軍失利貴崔作亂諸人莫有固志王羅受委於此以死報恩有能同心者可共固守必恐城陷任自出城衆感其言皆無異志魏主留閭鄉丞相泰以士馬疲弊不可速進且謂貴崔等烏合不能爲患曰我至長安以輕騎臨之必當面縛通直散騎常侍吳郡陸通諫曰賊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蜂蟻有毒安可輕也且賊詐言東寇將至今若以輕騎臨之百姓謂爲信然益當驚擾今軍

雖疲弊精銳尚多以明公之威總大軍以臨之何憂不克恭從之引兵西入父老見恭至莫不悲喜士女相賀華州刺史宇文導引兵襲成陽斬思慶擒伏德南度渭與恭會攻青雀破之太保梁景虛以疾留長安與青雀通謀恭殺之東魏太師徽自晉陽將七千騎至孟津水濟聞魏師已遁遂濟河遣別將追魏師至靖不及而還徽攻金墉畏孫子彥業城走焚城中室屋俱盡徽毀金墉而還東魏之遷都也主客郎中裴讓之留洛陽獨孤信之敗也讓之弟淑之隨丞相恭入關為大行臺舍曹郎中徽因讓之兄弟五人讓之曰昔諸葛亮兄弟事吳蜀各盡其心况讓之老母在此不忠不孝必不為也明公推誠待物物以歸心若用猜忌去霸業遠矣徽皆釋之九月魏主人長安丞相恭還也華州冬十月魏歸高教曹寶恭莫多妻寶文之首于東魏十二月魏是云寶襲洛陽東魏洛州刺史王元軌棄城走都督趙剛襲廣州拔之於是自襄廣以西城鎮復為魏初魏伊川土豪李長壽為防蠻都督積功至北華州刺史孝武帝西遷長壽帥其徒拒東魏魏以長壽為廣州刺史侯景攻拔其壁殺之其子延孫復收集父兵以拒東魏魏之貴臣廣陵王欣錄尚書長孫稚等皆攜家往依之延孫資遣衛送使達關中東魏高歡

水滸大典卷六十四

元

患之數遣兵攻延孫不能克魏以延孫為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廣州刺史延孫以澄清伊洛為己任魏以延孫兵少更以長壽之婿京兆韋瀆係為東洛州刺史配兵數百以助之瀆係名祐以字行既至與延孫連兵置柵於伏流獨孤信之入洛陽也欲結脣宮室使外兵郎中天水權景宣帥徒兵三千出掠運會東魏兵至河南皆叛景宣間道西走與李延孫相會攻孔城拔之洛陽以南尋亦西附丞相恭即留景宣守張白塢節度東南諸軍應關西者是歲延孫為其長史楊白蘭所殺韋瀆係即引兵擁延孫之柵東魏將段琛等據宜陽遣陽州刺史牛道恒誘魏邊民魏南兗州刺史韋孝寬患之乃詐為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之意使謀人遺之於琛琛疑道恒詐寬來其猜阻出兵襲之擒道恒及琛靖暹遂清東道行臺王思政以玉壁險要請築城自恒農徙鎮之詔加都督汾晉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行臺如故六年春二月東魏大行臺侯景出三鵠將復荊州魏丞相恭遣李弼獨孤信各將五千騎出武關景乃還夏五月乙酉魏行臺宮廷和陝州刺史宮廷慶降于東魏東魏以河北馬場為義州以處之八年春三月魏初瓦六軍秋八月東魏丞相徽擊魏入自汾絳連營四十里丞相恭使王思政

守玉壁以斷其道。徽以書招思政曰：若降當受以并州。思政復書曰：可。朱渾道元降，何以不得？冬十月，已亥，徽圍玉壁。凡九日，遇大雪，士卒飢凍，多死者。遂解圍去。魏遣太子欽鎮蒲坂，丞相恭出軍蒲坂，至皂莢，聞徽退，度汾，追之不及。十一月，東魏以可朱渾道元為并州刺史。九年春，二月，壬申，東魏御史中尉高仲密以虎牢叛降魏。魏以仲密為侍中，司徒。徽以仲密之叛，由崔暹將殺之。高澄居進，為之固請，歎曰：我自其命，須與苦手。澄乃出暹，而謂大行臺都官郎陳元康曰：卿使崔暹得杖，勿復相見。元康為之言於徽曰：大王方以天下付大將軍，大將軍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爾，況於它人？徽乃釋之。高季式在永安，戊申，密遣信報之。季式走告徽，徽待之如舊。魏丞相恭帥諸軍以應仲密。以太子少傅李暹為前驅，至洛陽，遣開府儀同三司于謹攻柏谷，拔之。三月，壬申，圍河橋南城。東魏丞相徽將兵十萬至河北，恭退軍渾上。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行臺郎中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徽度河，掩却山為陳，不進者數日。恭留輜重於渾曲，夜登却山，以襲徽。候騎白徽曰：賊距此四十餘里，奉食乾飯而來。徽曰：自當渴死，乃正陳以待之。戊申，黎明，恭軍與徽

軍遇東魏彭樂，以數千騎為右翼，衝魏軍之北垂，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人告彭樂叛，徽甚怒。我而西北塵起，魏使來告捷。虜魏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臨洮王東，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開，魏郡王亮，唐事趙善及督將僚佐四十八人，諸將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徽使彭樂追恭，恭窘謂樂曰：汝非彭樂，邪？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何不急還營，收汝金寶樂從其言，獲恭金帶一囊，以歸。言於徽曰：黑獺滿月，破膽矣。徽雖喜其勝，而怒其失恭，令伏諸地，親梓其頭，連頓之，并數以沙苑之敗。樂刃將下者，三喙於良久，樂曰：乞五十騎，復為王取之。徽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邪？命取絹三千匹，壓樂背，因以賜之。明日復戰，恭為中軍，中山公趙貴為左軍，領軍若干惠等為右軍，中軍右軍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徽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歡。歡上馬走從者步騎七人，追兵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速去，興慶腰有百箭，足殺百人。歡曰：事濟，以爾為懷州刺史。若死用爾子。興慶曰：兒小，願用兒。歡許之。興慶拒戰，矢盡而死。東魏軍士有逃奔魏者，告以歡所在，恭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配大都督賀拔勝以攻之。勝讞歡於行間，執樂與十三騎逐之，馳數里，樂刃重及，因守之曰：賀六渾，賀拔破

守。三年夏四月，東魏高岳等攻魏潁川，不克。大將軍澄益少，道
路相繼，踰年猶不下。山鹿忠武公劉豐生、建業塘浦水以灌之，城多崩。
頽，岳悉衆分休，迭進。王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城中泉湧，懸釜
而炊。太師泰遣將軍趙貴督東南諸州兵救之，自長社以北皆為陂澤。
兵至，穰不得前。東魏人使善射者乘大艦臨城射之，城垂陷。燕郡景惠
公慕容紹宗與劉豐生臨堰視之，見東北塵起，同入艦生避之。俄而暴
風至，遠近晦冥，艦飄船便向城，城上人以長鈎牽船，弓弩亂發，紹宗
赴水溺死。豐生游水向土山，城上人射殺之。五月，東魏高岳既失襄
容，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復逼長社。城隍元康言於大將軍澄曰：「王自
輔政以來，未有殊功，雖破侯景，本非外賊。今潁川壘陷，願王自以為功，
澄從之。戊寅，自將步騎十萬攻長社，親臨作堰，堰三決。澄怒，推負土者
及囊并塞之。六月，長社城中無鹽，人病，斃死者什八九。大風從西
北起，吹水入城，城壞。東魏大將軍澄令城中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
封侯。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斬。」王思政帥衆據土山，告之曰：「
吾力屈計窮，惟當以死謝國。因仰天大哭，西向再拜，欲自刎。都督駱劍
曰：「公常誇訓等汝齋我頭，出降非但得富貴，亦先一城人。今高相既有
此令，公獨不來，士卒之死乎？衆共執之，不得引次。澄遣通直散騎趙秀
深就土山，遺以白羽扇，執手中意，牽之以下。澄不令拜，延而禮之。思政
物入潁川，將士八千人。及城陷，總三千人，卒無叛者。澄悉散配其將卒
於遠方。改潁川為鄭州。禮遇思政甚重，西關祭酒盧潛曰：「思政不能死，
節何足可重？澄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乃是吏得一王思政，潛度世之當
孫也。物思政也。襄陽欲以長社為行臺治所，遣使者魏仲濟陳於太師
泰，并致書於浙州刺史崔猷。猷復書曰：「襄城控帶京洛，寔當今之要地，
如有動靜，勢相應接。潁川既鄰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
下。莫若屯兵襄城，為行臺之所。潁川置州，遣良將鎮守，則表裏膠固，人
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為患？仲見泰具以答聞，泰令依猷策。思政固請
且約賊水攻，期年陸攻。三年之內，朝廷不煩赴救，泰乃許之。及長社不
守，泰深悔之。猷，孝芬之子也。侯景之南叛也，丞相泰恐東魏復取景所
部地，使諸將分守諸城，及潁川陷，
泰以諸城道路阻絕，皆令拔軍還。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八十四